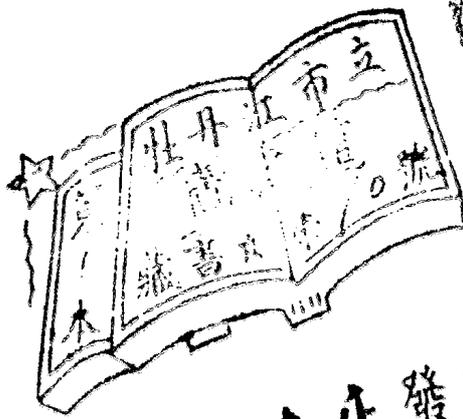




東北地方官廳研究

振聲
本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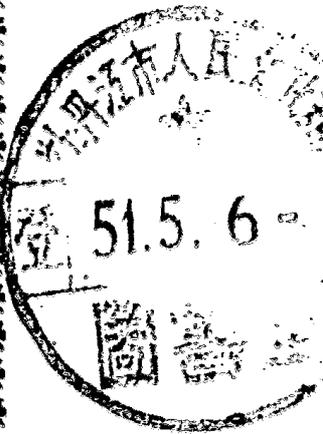


東北書店發行

10 5
5309
558

李爾重、富振聲等著

東北地主富農研究



東北書店發行

554, 514
287
2 1

目錄

東安一帶地主階級研究（李爾重）	（一）
第一章 東大山一帶地主階級的形成	（一）
（一）佔荒與領荒（二）誰斬草？誰開荒？（三）官由地主做，錢由地主拿，地由地主佔（四）私有地區的地主與農民的識別	
第二章 在偽滿統治下地主階級的變化	（九）
（一）滿拓地區的地主階級（二）開拓地區的地主階級（三）軍用地區的地主階級（四）移民地區的地主階級（五）八一五事變後及羣衆翻身前封建地主的復原活動	
第三章 地主階級對農民的剝削	（五四）
（一）工資上的剝削（二）分種地（三）夥種瓜（四）高利貸（五）	

- 當地，免地（六）黑地，黑租，黑差，黑勞工，黑人（七）出荷與配
 給（八）配給馬、貸款、種籽、賞金（九）馬車組合與地主階級的結
 合（一〇）出勞工（一一）地租的剝削（一二）換工的剝削（一三）
 強佔窮人土地（一四）打荷草、打洋草、打柴（一五）把持糧價（一
 六）強要工（一七）加工業的剝削（一八）當舖（一九）會局（二
 〇）其他

第四章 幾點總結……………（七二）

樺川縣地主階級的初步調查（富振聲）……………（七九）

遼寧省富農調查（劉克明整理）……………（九〇）

東安一帶地主階級研究

李爾重

我跟着工作團在東安一帶做了一年羣衆工作，把工作中所見到所聽到的材料，彙攏了一下子，整理出這份材料。主要是老百姓的反映的記載，理論的分析不多。在整理當中，有許多問題鬧不清，我便依靠訓練班、工作團和村裏的老百姓，和他們扯一扯，大半都扯的很清楚。爲了解當初估荒領荒，我從地照上找到了材料，也從一個『老江湖』李大襄老頭子口中取得了材料，因爲這些材料是老百姓的反映，一般是真實的，值得參考的。

第一章 東大山一帶地主階級的形成

一 估荒與領荒

1 密山縣於滿清光緒二十五年設制爲府，虎林爲虎林廳之前，這一帶叫做蜂窠山，只有地名，沒有建制；滿清時密山縣包括現在密山，鶴寧兩縣帶管虎林廳。滿清光緒末年及宣統年間，設招墾總局！



招戶領荒，領荒戶自己查明一段好地，說明界限及垆數，向招墾局呈報，經吉林省總督部堂及巡撫部院批准，交價發照，限四年開齊，向國家交租，每垆地六六〇文，按原領荒地數扣除三成做爲房園井道，按七成交納租金。當時領荒每垆地價不詳，民國十二年以後荒地地價有些根據可供參考：

年 代	荒地數	賣 價	每垆平均價
民國十二年	一二九垆	九〇元	〇·七〇元
民國十七年	二二垆	二〇〇元	九·〇九元
民國十八年	一七五垆	七〇〇元	四·〇〇元
民國十九年	四五垆	二〇〇元	四·四〇元

以上四個數目都是從幾張買契上抄來的。

民國初年一元錢合銅錢十五吊左右，若按從民國元年到民國十二年間，物價漲十倍計，當時一垆荒地地價不過〇·一元，約合一吊五，當然不一定如此，總可以想見當時價錢是很賤的。據年老人談上等荒地一垆價九吊，中等六吊，下等三吊。

凡是經過這種手續領得荒地的，就叫做領荒戶。

另外還有一種佔荒戶，那就是隨着官員到任的親朋們，可以隨便選擇一塊地佔下來，這叫做佔荒戶，跑馬圈地，大概就是指的這種人家。鷄寧縣平陽鎮有個于恩波便是佔荒戶——因爲他和那時的變城堡的于大頭（于司令）是一家。密山縣的李宗甫也是佔荒戶。

中華民國時代，初由吉林省財政廳辦理發照事宜（民國二年），民國四年由國稅徵收局辦理。民

國八年統由中央政府財政部管理，其下委託吉林省清查土地局進行丈量，吉林全省田賦局驗契，由財政部發照，直到九一八事變均如此。

各主管招墾機關，派人到下邊辦理荒地領受事宜，老百姓叫他爲『放荒委員』，各領荒戶向他呈報，他名義上說是勘查一遍，發給各戶臨時執照，待最後批准發給地照，叫做大照；這大照上邊雖然寫的是由巡撫都院和總督部堂發放，實際上在省方存放；在縣方也存放，那是省方委託縣方辦理。因此，省方可以直接發照，縣方也可以代表省方發照；有些門戶軟的人家，只能從縣方活動得一張照，假如他佔的那塊地特別好，另外一家又向省方呈報請領地照，他有門子，從省方領下來，他的照在省方有存根，他去種地，那個從縣方領照的人家，就沒有辦法，這叫做『蓋照』，也叫做『蓋被子』。佔荒戶那就不用說了，那是因爲人家有勢力。領荒戶也是一樣，沒錢沒勢的就不行。平陽鎮上有幾家領荒戶可以參考：

縣別	村、別	姓名	領荒數	本人政治地位
鷄寧	平陽鎮	姜子周	一七方	保長，商會長，弟當燒鍋經理
鷄寧	平陽鎮	徐巨林	一〇〇方	遼中縣大地主，大商人
鷄寧	平陽鎮	陶宇廷	一五方	團長，商會長
鷄寧	平陽鎮	楊蔭堂	八〇方	商會長，當舖財東，高利貸者
鷄寧	平陽鎮	李子章	三〇方	長春煙館東家，當舖東家，江西大糧戶
鷄寧	平陽鎮	張子書	二二方	警察廳長

鷄寧

平陽鎮

鄭大嫂

一〇方

女婿齊漢三當保董

鷄寧

張三溝

孫會

二〇方

給帝俄當翻譯

當時從密山下來的放荒委員一叫常子泉，一叫李連波，一下來這些有頭有臉的人便都拉上去，平陽一帶土地，便落到他們幾家手裏去了。

未放荒之前，有些人還可以自由開點荒種點地，因那時地多人少。還有一種最自由的種地法，就是『種野地』，在河邊平沃地帶，選擇一下，春上撒上一片種子，再不去管，只等秋天收糧食，好壞由他去。放荒之後，這種自由便失去了，合法的土佔有者便出現了。

領荒之後，大地主對於農民的兼併就正式開始。舊中國時代的統治者，爲了弄錢，就不斷的丈量勘查；每經一次丈量，便給大地主造機會，買弄丈量的人，把他的地界擴大，把小戶人家的地併到他的範圍之內去。大地主經常看好荒地片子，見了就上邊聯絡霸過去；如果已經有了主，他便向吉林省方活動，用『蓋被子』辦法，把別人土地奪過去，最大的地主，勢力也就最大。

二 誰斬草？誰開荒？

許多佔山戶都誇耀當年他是『斬草開荒』的人家，好像他功在百姓之上。追其根底，是沒有那樣事情的；斬草開荒的正是無地少地的農民，用他們的血汗，一根草一棵樹地拔掉了，才有今天的熟地，才有這樣多的大豆高粱。

估山戶有錢有力量，取得了土地的獨佔權，但他自家沒有那樣多力量開這樣多的地，於是他們準備下牲口和洋犁，借給貧民們使用開地，開出來就種，三年之內不向地主交租子，可是洋犁錢要給，開一垧地的犁具錢約三十吊（按當時可以買兩疋布或可換一石五斗糧），三年之後交租子，一垧地約四五斗糧，到民國七八年長到每垧地交五六斗糧，民國十幾年代一垧地約交八九斗糧。

自從放荒之後，從關裏就宣傳移民墾荒，凡是借家帶眷來關外的，可以坐『小票火車』特別廉價。許多關裏的貧民，聽說東大山四處可以開荒，開出來就是好地，心裏抱着莫大的希望，來到東大山發財，可是一進入土地之後，馬上就被束縛到土地上面脫不開身了。

當時一塊現洋合銅錢十五吊，一石豆子可以賣十八吊錢，開一垧地的犁具錢約在二十吊至三十吊錢左右，一垧地頂多能收下三石五斗豆子就不錯；地主說是頭三年不要租，實際上種地戶比交租時負擔還重；沒有辦法，只有負債，怎麼償還呢？年復一年，給人家種地吧！所以，斬草開荒的人，倒做了估山戶的奴隸。

三 官由地主做，錢由地主拿，地由地主佔。

這些估山戶在政治上如楊蔭堂，在放荒年代當過商會會長，到了偽滿時代，他的兒子當校長，孫子當教師，本人在家當老太爺，和平陽鎮的警佐朴文彬，協和會長隋廣洲是好朋友，錢有的是，成了高利貸的王子。李子章和楊蔭堂也是把兄把弟，他從舊中國時代就開當舖，到滿洲國時代和朴文彬、

楊蔭堂他們合夥，仍然開當舖；他的大兒子在東安省公署當翻譯，二兒子當警長（？），也是平陽鎮頭號爺台。姜子周是三朝元老，舊中國時代當保長，商會會長，偽滿時代共弟當薪炭公司經理，他本人仍然當保長，八一五事變後，不叫保長，改名爲鎮長。鄭大嫂子的靠山齊漢山，在舊中國時代當巡官，當保董，到了偽滿時代仍然當保長，平陽鎮一帶的統治位置完全把在他們手裏。

在經濟上放高利貸，把持工行，吃地租等等，那就不用說了（詳情見後）。更厲害的，是他們組織了吸吮人民血汗的經濟機關——當舖和油房火磨之類的東西。

『值十當一，月三分加利，二年不贖算當死』，這是當舖的規章，當舖當然就是高利貸機關，以李子章爲首，成立了這個當舖，同時以這個當舖爲中心，還出了流通券，進一步對人民剝削榨取。

最初成立了一個順祥泰油坊，天津人魏某是財東，之後賣給了大地主福泰號，擴大了一下，油坊、碾米、磨麵三樣都幹；這之後，平陽街上的各位大爺，如楊蔭堂、李子章等，都入了股，這個商號從表面上看，不過是個加工業，僅賺加工費而已，其實不然。

這加工業的收入，在舊中華民國時代和偽滿時代，大體上是相同的，主要是這幾項：（甲）把持油和麵粉專賣。在舊中華民國時，雖然可以自由開油坊，可是別人沒有力量；農民們要吃油，要碾米，就得到他這裏來，所以，他願意賣貴就賣貴。到了偽滿時代，就更不相同，除了有特殊聯絡特殊靠山的人家，根本不許開設加工業部門，根本不許油、米、麵自由買賣；但因他有特殊政治地位，他就可以營業，就可以經過警察特務的保護，進行賣米、油、麵的活動，價錢比一般配給賣價是要高百分之三〇至五〇的，老百姓無處去買只好吃虧。（乙）摻假。豆油裏摻米湯，米裏摻糠，這在偽滿時

代是平常的事，因為沒有一個老百姓敢回來找賬的。（丙）小秤出大秤入，福泰號的秤錘（不論是磅秤或中國秤），都是鑽了一個眼，然後灌進鉛去，鉛比生鐵重，收一石糧保險多入一斗；向外出的時候，就用另外一種秤或是短脖子秤（在定盤星前面的空桿子處鋸去一小段，再接在一起），或是重盤子秤（秤把盤子的周邊捲沿的內面，塞上一圈洋灰），一石糧食到他的收秤上，只能稱出九斗，九斗糧食到了出秤上準能做成一石，福泰號每年加工的糧食上萬石，該賺多少東西呢？（丁）哄了日本鬼，苦了中國人。偽滿時代，日本人把勒索的出荷糧，交給福泰號加工，每年因年景不同，高粱苞米成色有好有壞，必須一年確定一年高粱能出米的標準，苞米能出糶子的標準。當着開始加工時，日本人照例派遣專人去檢查，福泰號的經理照例是備下酒席，與檢查人共飲；事先佈置好手下人，把試驗中碾出來的米，先抬走一部份，最後一總結，能出七成的高粱，保險弄他個能出六成或五成；檢查人向日本人一報，以此為標準進行加工，這又賺一大批糧食，日本人感到糧食不夠用時，只有再向老百姓勒索，便宜被福泰號賺走，虧讓老百姓來吃。（戊）賺加工的手工費，東大山的碾磨很少，吃糶子，吃米，吃麵，都得把糧食拿去加工，福泰號也霸佔了這筆收入。（己）買契糧，小戶人家春上是最困難的時候，吃困難，換季困難，種籽牛犢困難，再加上天災病業，十有八九春上急需錢花。靠什麼借錢用呢？地主們便打定主意：買窮人秋後的糧食。就是春上借給你錢，按春上糧價打對折或六折七折為標價，買下還未收到的糧食，一〇〇元一石的糧，給你五〇元，找下保人，訂下合同，這叫做買契糧。是一種很厲害的高利貸方式。

平陽鎮的地主們，就和這些加工業生產結合在一起，從各方面把農民的血汗剝削進來。平陽鎮並

不只有一個福泰號，這樣的加工業還有幾家，都是他們幹的。

這種加工業另一個作用，便是起着統一壓低工價的作用。一年四季他那裏用着許多的零工，所以，他那裏一年四季的工價，行市，都由那裏出。這工行誰來參考呢？是由幾家大財東楊蔭堂、李子章等；在參考的時候，大小地主們都集在一起，也行個民主，首先發言的問：『這期工錢看給多少合適呀？衆位參考吧！』有的人就說：『要按現在米價說，一人一天按六斤米價，有二十六元錢就行』。福泰號覺着嫌多，就發話了：『我看不行，我們用的工多，不敢開那樣多，頂多開個二十元，這樣窮人就不吃虧了』（?!）他是爲首的地主集團，發話之後，大家自然同意，窮人們工資的吃虧，也都以此爲始。

在城裏，在鄉裏，在勢力上，在財力上，都是地主們吃的開了，這就是由佔山斬草、開荒，到地主階級擴大與鞏固統治的發展過程與形式。

四 私有地區的地主與農民的識別

在這種地區地主是很明顯的，他是土地的佔有者，而一般農民，則是無地或少地的一羣。地主的主要特徵是靠地租（或房租）吃飯發財。

地主以地租的剝削爲基礎，以政治經濟的特殊地位的形式爲基礎，又來進一步發展其高利貸，發展其帶有組織重利盤剝的機關；加工業或當舖，齊工行，用種種辦法把農民束縛在土地上，過其悲慘

的生活。

貧雇農一年到頭忙個不了，每年終了，只能落下更多的負債。

中農拚命努力。爭取向上的命運，十有七八是不能如願的，破產下來，淪為貧雇農。

富農也是想盡一切辦法，擴大剝削部份，企圖上升，但在大地主的聯合壓力下，他也時時得到失敗的結果。

總之，在這種地區，貧雇中農富農與地主之間之識別，是比較明顯的。不過有一批中農成分的人，當了特務警察村長牌長，參加了對農民的積極剝削過程；他本身在土地關係上看，雖然還是中農成分，可是他全部收入的主要來源，已不是土地，而是勒索；他整個生活方式，已不是自力更生，而是對人剝削，他已經喪失了中農的品質，這種人不能當為中農看待。

到了偽滿時代，地主及農民，由於日本人的統治，其在政治經濟上均有變化，詳見於後。

第二章 在偽滿統治下地主階級的變化

一 滿拓地區的地主階級

日本人企圖把土地收歸國有，有計劃的投入資本，改善農業生產，有計劃地支配全部土地生產為

本帝國主義服務——即土地生產的完全殖民地化，因此建立滿洲國拓殖公司，把全國土地歸滿拓管理；這樣，把私有土地繳照，企圖把帝國主義的資本，交到一羣願意生產、也能生產的農民手中（而不是落到昏庸腐朽的封建地主手中）去，發展一批新生的、有朝氣的、爲日本帝國主義能够多出產東西的人；所以土地國有，在日本帝國主義的本心，是不滿於舊封建地主的無能與舊的剝削方式——靠地租、高利貸，他要創造一批新型的剝削者——靠投資土地改良生產。

可是由於日本帝國主義本身就是反動的，舊的封建勢力，他不能擺脫開的，地主階級及其勢力，並未因土地國有而被消滅或減弱了，反而在某些地方加強了。

容易被人誤解的是滿拓地區沒有私有土地，因之也沒有私人出租土地的地主；從表面上看來，大家都租種滿拓土地，好像這種地區就沒有地主階級的存在，階級的階級關係，因此，許多同志到了滿拓地區領導羣衆鬪爭，時常感到沒有地主不好鬪爭的困難，這主要由於沒有從統治關係的本質上去看；要從本質上看，滿拓地區的地主階級並未因土地繳照而消滅，只不過是形式上起了變化；這個變化使地主階級完全成爲日本帝國主義的附庸，成爲日本帝國主義統治剝削中國人組織體系的一部份，滿拓地區的地主階級在那裏存在呢？

首先就是土地經理人：

寶清縣青山區西五甲有個李士玉，在那一帶滿拓地上他是個土地經理人，管理西五甲，東五甲，四甲，東六甲，西六甲五個村子的滿拓地。他本人是奉天人，到寶清已經三十多年了，在舊中國時代，他有個妹子，給一個軍長做兒婦。才到寶清時，他們弟兄六人父親和他本人之妻共八口，當時並

沒有什麼家業，他和東溝的胡子韓算盤子結成一氣，用盡一切辦法支持他，給他買槍買子彈，存放東西，韓算盤子就從東溝裏，給李士玉弄烟土；這樣弄了幾年，手裏就有些錢買了幾方荒地，以後仍然靠韓算盤子繼續弄東西，他就發財了，家中擁有百餘垧熟地，外號人稱大蛤蟆；他在舊中國時代就當了甲長保董，開上了油房和粉房。土地歸滿拓之後，地照被繳了，他馬上活動了個土地經理人的位子，又是村長，還當特務；從此之後，李士玉就成了青山區的頭號人王，管理這五個村子的土地；就是說李士玉在舊中國時代（私有土地時）手中的地權，不過是一百多垧，到了偽滿時代，他却掌握了五個村子的地權——約一千九百餘垧。誰要想種到地，首先就要取得李士玉的同意，如果不然，你將種不到好地，或者就得不到土地種；爲此，就必須聽他的，給他獻殷勤送禮。李士玉種的地多，到了翻二遍時，往往割不過來，李士玉不能眼看著自己地荒了，他就給這五個村子的頭人下命令，不論誰家都要來給他割地，吃各人自己的飯，年年如此，並且要來的早回的晚，你要不遵守這規矩，你就要倒霉。從前李士玉家連出租土地帶自種土地，一共也不過百多垧地，到了土地歸滿拓之後，他却種有二百多垧地，因爲他掌握着土地大權，所以，他盡先把頭等好地留給自己種。李士玉到了土地繳照之後，比原來的土地實際上是更多了，也更好了。他這二百多垧地既不出租，也不拿負擔，把這一切都轉嫁給老百姓，這是公開的黑地。

以李士玉爲中心，西五甲還有幾大家：

孫文彬和李士玉是親戚，在舊中國時代是一家沒落了的地主；到了土地歸滿拓之後，他家能種到好地一二〇垧，這一二〇垧好地，只出七垧的租子。

孫福勝，原來給李士玉家扛過老膠帶，當李士玉支持胡子韓算盤子時，他也常幫李士玉跑腿，弄來弄去，弄到幾方地，他也就成了個地主。繳照之後，他能種到八十垧好地，只出六十垧的租子；他又當地有名的高利貸者，月利五分，五個月一結賬，如不能還息，下期轉息爲本。

張玉祥是李士玉的姑表兄弟，舊中國時有兩方地，繳照後種到七十垧地，只交三十二垧地租。

劉文彥是李士玉的女婿，李士玉當土地經理人，他當管賬先生，能種到五十垧地，他在舊中國時代無地。

這就是西五甲的五大家。舊中國時代，以李士玉爲中心統治了西五甲；偽滿時代，仍以李士玉爲中心，統治着西五甲。事變後，他首先領導編大排隊，強迫各家買槍，西五甲共買了十八枝槍，李士玉任中隊長，後來他又當了胡子的營長。在偽滿時代，全青山區只有兩家油房，一家是二甲的趙科所開，一家是李士玉所開。

鶴寧縣滴道區蘭峇村，舊地主郭海亭，於土地繳照之後，也當上了土地經理人，也是自己先種下百多垧好地，他管理土地面積約八百餘垧，便吃四百垧地的黑租子。

滿拓地上有沒有地主呢？土地經理人便是頭號的地主，而且是比舊中國時代地主壟斷性更強，剝削更厲害的地主。歸納起來，土地經理人對農民的剝削不外以下種種：第一，吃黑地。造成滿拓地中黑地有這幾種辦法：（甲）報荒：明明今年地都種上了，故意向上報告說是因爲某種原因荒了多少，滿拓公司下來人查看，請一請客，再花上幾個錢，就過去了，從此之後，就可以一直吃下去。李士玉的黑地就是這樣造出的；（乙）開荒：有些老百姓沒有地種，自己開了些地，也有時經理人或當地有力

者開出些熟地，這些地就用瞞上不瞞下的辦法，成爲滿拓經理人的黑地；（丙）從一繳照時起，就隱瞞下來的一批黑地，這黑地不能成爲私家的黑地，必須成爲滿拓經理人的黑地。從這些黑地上經理人首先是取得租子——把應向滿拓交的租子交到經理人手中，其次就是取得出荷糧，所以，土地經理人實際上吃地租的範圍是很大的。

第二、吃黑租。滿拓會社每垧地向農民要六斗租，他從中加上二斗三斗四斗不一定。虎林太和屯馬成前，即令老百姓於敵人要數之外，另加三斗，他便把這批租子吃起來。

第三、可以獨霸好地，在滿拓地區，是不允私人出租地的。經理人及其至親厚友們，便首先把當地的地眼佔住，其次，不論那一家把地耕種好，弄的乾淨，一被發現，第二年便收到自己手裏來，他年年不費力，年年種好地，年年多打糧。

第四、在滿拓公司的規定是：新開荒地三年不交租，可是不論是誰，只要開了地，就要交租，由經理人獨吞。

第五、把持統治大權統治人力。舊中國時代，封建地主，主要是以土地爲工具，把農民束縛到土地上，常年生產，常年欠債，使之永世成爲地主的奴隸。繳照之後，這新型的地主，倚靠着敵人，就又更加上了更大的威力，使他有了更多條件，把大批農民束縛在自己土地上當奴隸；如李士玉家，常雇八個勞金，就有三個跑腿的，跑腿的幹活，是白吃白幹。鶴寧縣平陽區永升屯張振發家養四個跑腿的，永慶屯張守業家養八個，永興屯畢興奎家養四個，長安屯劉鵬久家養五個，富國屯楊金家養兩個，李蔭堂養三個。永豐屯孫大腦袋家養着一個跑腿的，手裏有了幾個錢，想着回家要走，孫大腦袋

就用他家姑娘和他勾搭，一幹六年什麼也弄光了。張振發家婆媳數人都和跑腿子搞，這幾個跑腿的便成了不要代價的奴隸，以上是長年白幹活無代價的養跑腿子現象。另外，還有一種『閒住白吃』的養跑腿子辦法，即地主及有力者，做出很大方很慈悲的樣子，在農閒期間，有些沒有事幹的跑腿子，他都收留下，在他門下住，白吃飯，可是這些住着的人，把擔水、喂豬、碾米、磨麵、劈拌子、喂牲口、……等事都幹了，等到農忙時或主家有活時，他們參加幹活掙錢，向來是不便計較多少的，所以他們所能掙得的工資數目，也常是比一般人要低。爲什麼這些跑腿子（也有許多不是跑腿子的）或貧民，不獨立自主地去幹事掙錢呢？在經濟上的原因，是窮，經常希望得到個站腳安身之處，免掉失業餓肚子的危險，心裏明知寄人籬下吃虧，可是總覺得比饑一頓飽一頓的好。在政治上的原因，就是因爲這些土地經理人，是直接倚靠日寇的力量，他往往和村長牌長警察之類是一體的，他就成爲一定土地上的權威者，那個敢違了他的意旨，首先他就可以給你加個罪『反滿』、『通蘇』，送你去作特殊勞工，打得你永世不得翻身。他們表面上可以自由出賣勞力，實際上，要是當着主人家需要勞力，你不去幹，得罪了主人，你就要倒霉的；有許多從炭礦上從勞工隊逃下來的人，沒有身分證明，是黑人，更是無限剝削敲詐的對象。在偽滿的統治下，居住權都操在這些有力者的手裏，你想隨便搬走不行，你想隨便住下去也不行，不論你打算怎樣，首先都要取得屯牌長有力者的同意，住在這一地區的人，就要受這地方有力者的宰割，所以李士玉之流，就敢隨便支配人力給他幹活。

第六、剋扣貸款及賞金。日本人向土地的貸款及配給牲口，土地經理人是首先經手的，大部份他就扣下了；好牲口自己留下，日本人爲獎勵殖民地生產，還發放『賞金』，這筆錢幾乎全部被土地經

種人吃掉。

第七、老百姓要種地，誰都要給土地經理人送禮。有個不周到，地就種不成，過年、過端午、過八月十五，這是一定要送禮的；死人、娶媳婦、生孩子也要送禮，種瓜的瓜一下來，就要送禮，這一套，比舊封建地主來的還齊全。

第八、滿拓經理人，也是當地加工業的主要參加人，也是糧穀買賣的主要參加人。他把從土地上所弄到的許多糧食，再藉其優越的政治勢力，加工製造轉賣給老百姓，再進行一次剝削；這個過程和前面所講福泰號的剝削過程，是完全一致的。

所以，土地經理人，並不只是個管理土地出租的職業者，他本質上是滿拓地區頭號地主。這種地主絕大部份是舊地主轉化過來的，即舊地主完全投靠在日本懷裏之後，便成了繳照之後的經理人。不過也有一批經理人是由地痞流氓轉化成的，日寇佔領滿洲之後，地痞流氓首先成爲日寇的狗腿子；在新條件下的土地管理，也就有許多參加，特別是在日寇統治最嚴格的國境地帶；許多舊腦筋的封建地主，統治本領不能滿足日寇的要求，他們還不能發揮最高度的殘酷無情，把中國人民壓得服服貼貼，他就被一批新起的流氓代替了。這些舊地主被繳照之後，不能成爲滿拓組織之一部份，不能參加在敵人的統治系統之內，他便真的走向沒落；這樣的地主在由舊中國走向完全殖民地化的過程中，是有一小部份的——但只是很小很小的一部份，只在敵人統治最厲害的國境地帶，看得較爲明顯。請看下邊材料：

縣別	村別	經理人姓名	出身
雞寧縣	永豐村	徐元坤	胡子、小偷、把頭、無賴
同	永慶村	張守業	給胡子拉線、無業
同	東北段	平金發	流氓特務
在永慶村、永豐村、永安村一帶，有幾家舊地主的變化過程，和幾家暴發戶的變化過程如下：			
縣別	村別	地主姓名	出身及表現
雞寧	永安村	段連臣	舊地主、政治活動差
同	永升村	辛有信	舊地主
同	同	侯新立	同
同	永慶村	項蘭亭	流氓胡子出身、和張守業結成一氣
同	同	馬令	無產業的流氓
同	?	殷方	同
同	永平村	劉子華	舊小地主
同	?	李富	保持原位 舊地主

在滿洲國時代，由於殖民地化，地主階級的組織成分是有變化的，這個變化表明了：一部份不適合於殖民地統治的地主被淘汰了，一羣新的積極支持敵人的，更殘酷更無理的，代替敵人壓榨中國人的地主成分湧出了，而且穿上了『沒有地權』的外衣，使人們很容易誤解他不是地主。

其次，作為滿拓地區地主階級組成部份的，就是一羣特權的人們：

(甲)土地經理人的代理人。因爲一個土地經理人管的地面很寬，他下面自然會有一羣腿子；土地經理人本人吃黑租吃的全面，種頭號好地最多，這些腿子們就站在第二位，這些人多半是土地經理人的至親厚友，他們從土地經理人那裏領下一批土地，在這一批土地當中，他又先撿好的留下，他又在與土地經理人協調之下，吃上一部份黑租子。這種人又是小範圍內的土地掌管人，土地經理人所能幹的，他都能幹，他僅次於土地經理人。

(乙)特別的屯牌長(不是全部屯牌長都如此)。有一部份屯牌長，在政治上有勢力，和高級門頭拉的上；或者是在僻靜的遠山溝子裏，誰也管不到，他便成爲那一屯或牌的王子。鶴寧縣仁和屯炭窩溝，有一個牌長名叫王煥章，他和沈西海(保長、村長、特務)是把兄弟。和流氓馬奎五、胡子頭李升也是把兄弟。這個牌長，就厲害的很，他的門前山上有片蘆葦，是很好的砍柴去處；他便把這個地方霸住，誰也不許去動，有個林茂遠不知底細，就砍一些被王煥章見了，便把林某揍了一頓，並且罰跪半天。王煥章有一年種瓜丟了一些，他疑心是陳富華一家人偷的，他便把陳某全家拉到瓜地裏打了一頓。有個老鄧頭有一塊地在王煥章房後面，長着五棵樹，鄧老頭到自己樹上去折乾枝，王煥章見了，硬說那樹是自己的，鄧老頭不服，被他打了一頓，打瞎了一隻眼睛。有個朱萬豐家沒有通知他，他把朱某罵了一頓，還不許他撥。宋富貴要遷往四海店，王煥章說：『你要走可以，可是房子不許空出來』。宋某無法，只好把房子給了他。再有一年向敵人交『荷草』。有兩家老百姓，本來已經把『荷草』交到王煥章手了，王煥章失火把草都給燒了，他也就根本未往敵人那裏送草，他又向那兩家老百姓要送草的車腳錢，人家不願意，他又打了人家一頓。李明臣刨了一塊地，那地場子本不是王

煥章的，王見了，硬說是他的地場子，把李明臣打了一頓。他村有個張茂廷得了一塊好地，王煥章把他打了一頓，把那塊地給奪過來。王煥章家中住着個跑腿的，一年到頭給他當奴隸。所有配給品經他領下之後，概不發給老百姓。

像王煥章這樣的牌長並不十分新奇，鶴寧縣恒山區小恒山村，就有四個牌長和王煥章差不多的威風，那就是齊國環、吳爲順、欒希禮、吳連榮，他們爲什麼那樣橫呢？因爲他們都是大封建地主特務把頭關家大院的親戚。唐文清有三畝菜地，一次就被齊國環給佔去了，什麼也不敢說。齊國環耕地把李寶亮的地佔了十三畝，李寶亮到老關家去告狀，被老關家打了一頓了事。欒希禮把十二頭牲口放到窮人地裏去吃莊稼，窮人也不敢哼聲。滿拓家的地出租，他們首先把好地留下來自己種。那家老百姓把地侍弄好了，他們一定收回來自己種，種的荒了再換出去，他們年年種好地。小恒山的牌長們立下了一個規矩，家家戶戶，一年給牌長出兩個工，一個在剷地時，一個在秋收時。豐樂村二道河子的牌長，每年要戶下給他出三個工。全恒山區的牌長，都是一個樣子，都是一年向每戶要三個或兩個工。有的牌長要來這樣多的工用不了，他給你指定個別人家去做，做了之後，他再向那個人家要工錢——這就是要官工再賣錢。

密山縣黑台區哈達湖村的王村長，只要看着那家地好，他和上頭一聯絡，就給你奪過去。虎林縣平原屯有個牌長于長寬，他的地的跟前有一塊荒地；有一家貧戶，沒有地種就把這塊地開了，共有兩垧；才種到第三年頭上，他也侍弄乾淨了，于長寬一下子就給霸了過去，人家和他講理，他說：『這一片荒甸子都是我的』！

在恒山區小恒山等村的牌長，修房盤炕壙炕不用問，各家就得出人幫工，一年三大節送禮，婚喪紅白喜事在外。

總的一句話，一般的比較有力的滿拓地區的牌長，在土地關係對農民的剝削與統治上，都大同小異的，能够做到：（甲）把持本牌一帶的地權，自己種好地，用種種辦法欺地霸地。（乙）不出花銷。寶清、密山、虎林等縣是明着說一樣攤派，鶴寧縣恒山區的牌長，有的是公開宣佈不攤花銷（或只攤一半），理由是『我們一天開會辦事，應該少出個錢』，東海區也是如此。說攤與說不攤，實際上是一樣的不攤，不單不攤還要從中貪污一批回來。（丙）不出勞工，在鶴寧縣東海區一帶，僞滿時在村中規定：每人所有土地平均還不足四垧者，就得出勞工。屯牌長實際上也是一個不出。密山馬家崗是按地畝多少出勞工多少；虎林、寶清、鶴寧一帶多半是按勞力多少決定出勞工多少。但實際上，就沒有一個地主屯牌長出過勞工。（丁）不但不出勞工，並且連日常攤派的零工他也不出，有的地方規定屯牌長本人不參加，其家中人還是要參加，實際上，大半是不出的。（戊）不打『荷草』。（己）蓋房修院子等事要老百姓幫工。（庚）貪污出荷糧，尅扣配給品，至於霸地、欺騙、送禮等項是常見的——雖不是每個屯牌長都有的。

因此，滿拓地上的屯牌長，不能簡單地看爲地主階級的統治機構的上層組織部份，應該從這些關係中看到，到了僞滿統治殖民地化的過程中，使他們許多人取得了正式地主的地位，如果不經過羣衆把這個機構澈底摧垮，如果不把這些當爲解放農民鬥爭中要隨同地主階級而粉碎的部份，那會使農民在一個小範圍內仍被他們窒死的。

(丙)『有力者』們。這些人中，包含有前面說的土地經理人的腿子，也包含一部份警察，特務，惡霸等，他們倚靠其特殊勢力，也對土地起着壟斷作用。平陽區有個偽警尉修樹豐，他在恒山區張家街村上住。從恒山炭礦下來一股水，剛巧經過張家街村東流，下邊的水田就要用這個水，不能白用，一垧地要出五斗租子，這就由修樹豐私人收起，並且要上打租。有個跑腿子崔某，費時二年開了幾垧稻田，因為有一年未收好，租子交不上，修樹豐就不許他種地——這就是沒有地權也當地主的範例。

張家街有個陪竹恒，他和警察隊上有來往。也就騎在老百姓的頭上。他種二十多垧地，自己不下地也不雇長工，單靠雇短工，別家開工錢十元一天，他就給六元，不幹不行。

鷄寧張鮮村有個鮑青芳，他跟前有個關老頭子，費了半生的力量，開了十幾畝地，侍弄的很不錯，被他一下子給霸佔過來，把關老頭給攆走了。他自家地裏長了蟲子，他不去捉，他派他周圍幾個牌的人家去給他捉蟲子，誰到晚了也不行，到的晚了便令遲到人互相打幾個耳光。民戶大家出錢買個碾子，他自己也霸過來，按在自家跟前，並且不許別人家用。張鮮村有個黃明文霸佔窮人家一、四垧地。

鷄寧縣哈達崗區東北段村有個王慶，他既不是屯長牌長，也不是特務警察，他是那裏的爺台，大事小情一概少不了他，他在滿拓地上種八十餘垧地，一個長工也不雇，專靠買工夫，他在當地能夠把持工行，值三十給二十誰也沒有辦法。

恒山區小城場老費家，也沒有當什麼差，可是他在當家十戶之中，是個『梗梗』，因此那一帶的

荒地，他盡先搶去開，有些一時開不到的，他就先佔下來。慢慢再開。

恒山區豐樂村有個丁福祿，他在豐樂村東一角上，他就把那一角的地權霸住，那一角的工行也由他定，他自己種百八十垧地，不出租也不出荷，可是東西配給下來時，他都要。

恒山區豐樂村有個李生田，是當村一個『梗梗』，他住地附近的窮人，都得給他家幹活，工錢給的特別少；有幾家到外村去割地插錢，就送去當勞工。

所以，在滿拓地區內，作為地主階級來看的一個系統之內，除了土地經理人及其腿子之外，還由地主直接轉化成的，或者在地主指揮之下的屯長牌長，還有那些『有力者』們。這些有力者，一部份是警察、特務、『梗梗』之類，絕大部份是舊地主，如前面所說的鮑青芳、丁福祿、黃明文、王青、老費家、隋竹恒等家，在未繳照之前，都是舊地主；繳照之後，雖然他本人在形式上未曾插入敵偽組織系統之中，可是他原來的地方封建勢力並未消滅，各村各牌對當地羣衆統治的實權，仍然是操在他們手中。假若土地經理人難於被人認為是繳照以後的大地主的話，這種當幕後指揮人的轉形了的地主，就更不易被人認識。當着窮人要求翻身的時候，他首先欺騙羣衆說：『地是官家的，分了是對的』這話的意思是：『東西是私家的，分了就不對』，他們企圖迷惑羣衆的眼睛，把他們歷年剝削羣衆所得的浮產，保存下來，延長他們的統治權威。土地經理人所能幹的，所能向老百姓剝削的一套，他們都可以辦得到，因此，窮人翻身的鬭爭中，在滿拓地區就是要摧垮這個政治經濟的統治機構——當然要分清輕重，給以不同的處理。

我們應了解，在滿拓地上農民所受統治剝削，比未繳照地區只有更重，沒有絲毫減輕。舊的地主

階級運用了許多辦法，仍然獨霸了地權與好地。『土地還家』在滿拓地區上講起來，特別重要的是：把這羣當權者所把持的那些土地，拿到窮人的手裏去——因為他們手裏的都是好地。『物歸原主』的話，那就是要這些土地經理人、惡霸屯長、牌長、惡霸有力者們的浮產，由農民收回去。以爲他們在形式上不是地主，而放鬆了他們是不對的；以爲他們不是罪大惡極的漢奸特務，而放鬆了他們是不對的；以爲他們不過是微微了了，不足輕重，而不用羣衆力量把他這一系列摧垮，窮人在土地鬭爭中，是不可能勝利的。

滿拓地區內，土地問題中的另一個問題，便是小照地問題：

偽滿在日本帝國主義統治下，爲了達到使滿洲徹底殖民地化，實行土地國有，在偽大同年間把土地收回國有之後，於偽康德六年又發放一批土地，施行土地買回，發放地照，把一部份土地歸私有，這就是所謂小照地。

當着土地繳照收回的時候，偽政府會給各有地戶以收繳土地執照，執照上言明此項土地仍有買回權，土地本主，則有優先買回權，歸定這一項的目的，便是給地主農民以希望，緩和他們對日本反抗的心理；並欺騙着中國人委曲求全，爲日寇進行生產。施行土地國有之後，日本帝國主義發現了此中的缺憾，即地主們抓住了滿拓地上的新的統治機會，進行剝削，不再以逼迫農民開荒擴地爲主要擴大剝削辦法，農民本身無地少地，因而需要土地，可是得不到土地，想開荒種地既沒有力量，也得不到允許。因此，日本帝國主義把土地中之瘠薄部份和邊沿荒地，拿出一批放出來，允許買回，對私有權放一步，以便擴大耕地面積，增加生產——這就是日本帝國主義在偽滿洲國中施行土地買回，發放小

照的目的。

在施行土地買回的時候，並不是當初偽政府買了你熟地，你就買回熟地，買你荒地，就允許你買回荒地，只是你有當年的執照，才有買回權。偽康德六年十月，在東安省成立土地買回事務局，專管土地買回事宜，所有買回權執照的人，均把自己的執照交去審核；審核的很嚴格，名實不符不行，照有缺損不行，住居轉移，證明不清不行；因此當初繳照時所給出的買回權，一經驗照審核批准者，連半數也達不到；在這種情況下，地主的買回權最大——因為他當初被繳照的地數最多。偽大同年間繳照，到了康德六年才施行土地買回，中間相隔七八年的時間，小戶人家所受剝削勒索比以前更重，生活上常無保證，轉移最大，地主們乘機攫奪買回權的執照是常有的；有的人靠吃勞金，有的人靠租種地，根本沒有力量再買回土地，地主們用些軟辦法，造些謠言，說是『那個執照沒有用』，說是『要保存我替你存放一下吧』，便把許多小戶人家的買回權執照弄去了——這是說未曾施行買回之前，地主們已經佔了優勢。

在正式施行買回時，一件是要審核批准，一件是測量製圖編號配放土地；審核權歸東安省土地買回事務局，審核批准之後，發照權交偽縣府開拓科開拓股土地系辦理。地主們從東安省那裏就下手勾結買回事務局，故意把一羣小戶人家的買回權取消，把他們的執照算在地主的名下；到了縣公署開拓科，還可以故意把一部份小戶人家的買回地照不發，扣下來交到有錢有勢人們的手裏去。通過這個過程，地主們就可以乘機大量霸佔土地，使舊地主的原形再現。在配放土地中，偽滿專門有測量班，由測量班把土地製圖編號，地號與照號一致，按號配放土地，所以測量班就把持了配放土地的大權；測

量班到屯子裏去製圖編號，住在地主的家裏，又是酒又是肉，又是送禮，地主們便選擇圖上的好地號，寫上自己的地號，這樣地主們便取得了最好的土地。

地照編號土地編號，將地配放，到偽康德八年才辦理完竣，到了偽康德十年才把地照放下，在這個中間，地主們仍然繼續活動買弄，到了正式放照的時候，有許多小戶人家也曾花了錢准予買回，可是沒有自己的照。

土地買回發放小照，看來是公平的事情。實際上，地主們搶奪了買回地的大權。哈達區大地主沈子均，從前本是個頭號大地主，外號人稱沈大段，他的土地遍密山、鷄寧、勃利一帶都有。偽大同年間繳照收地的時候，偽國務院密山招墾辦事處，派遣日人結成來辦理繳照事宜，沈子均就和他拉攏上了。因此，繳照之後，當地土地管理人張茂福，便是沈子均自己的人來幹，日人並特許沈子均在哈達崗開燒鍋燒酒，常有日人到他那裏來往，沈子均便成爲東安一帶的有力者。因之在土地買回過程中，他仍佔了上風，他在哈達崗、寶山屯、大荒地三個村子便佔有五五七·二垧的買回地，在寶山屯一村便佔有三〇〇餘垧，全哈達區一帶的買回地他一家佔去了多半，張茂福一家佔去二〇〇餘垧。恒山區小恒山村有個閻奎一，是個老地主，他家也有警察，也有特務，這就很有勢力；在買回地時，他佔了二〇〇餘垧。黑台區有個孫寶升，在施行土地買回時，他在偽開拓科中工作，他便乘機佔有一〇〇餘垧土地。

窮人家也有個別的買到一垧兩垧地的，但這只能是壞地遠地，最壞的情況是：錢也花了，照也批准了，到了正式放照的時候，沒有自己的份——自己那一份被有錢有勢的人們，從半腰裏劫去了。

因此，地主們的小照地地照，便包含有許多許多小戶人家的名字，這事情到今天翻出地主們的地照，當衆檢閱，才看了出來：

地主姓名	地照張數	照上熟地數	照上荒地數	照上所用領名數
朱永久	三三	五八·七八垧	四一·一八垧	二〇
牛萬林	一一	一八·八三垧	一五·九三垧	八
沈子均	四五	？	？	三八

以上材料，是根據已找到地照之一部份計算的，沈子均的材料，是根據他的殘碎的地契帳的兩頁所計算的，不過據此可以清楚看出，地主確實劫奪了許多人的名字。

發放小照地，地主們得的地多，得的是好地，同時也取得了擴展私有土地面積的根據；因為他們有了一批小照地，地的四隣，是荒地是滿拓地？或是小戶人家的小照地；如果是荒地，他可以逐年擴大大無人去管；如果是小戶人家的小照地，他可以逐年欺騙；如果是滿拓地，他也可以侵佔一部份。所以，在地主們直接經營下的小照地，一般是由小變大，五垧照的地慢慢變成六垧七垧不等。

在靠近山邊荒僻的地方，有的地主開了一些荒地，經過一定偽組織關係領下小照，個別小戶也有自己開一部份地；呈領小照的這種地，多半是老百姓用鎬頭刨的，所以叫做『鎬頭地』。一有了這種機會，地主們乘機搶劫農民土地領取小照的情況，也就發生了。恒山區二道河子村有一個李振聲，自己費了二年功夫開了有半垧熟地，侍弄的很乾淨，莊稼長的也好，地主朱老八便看中了他這塊地；到了第三年的春上，朱老八套上犁杖，把那塊地就種上了，李振聲氣不過，找朱老八去說理，朱老八

說：『啊！我記得那塊地是我的呢！種錯了！那不要緊，種我房後那塊地吧！』房後那塊地，是草未會拿石頭未曾檢的二荒地，李振聲也沒有辦法只好忍受，朱老八把這塊地種了一年就把小照領下來了，等到下一年老李找朱老八要地時，朱老八把地照拿出來給老李看：『你的地？你沒有照，可是我手裏有照』——李振聲有氣吐不出來。

有了小照地之後，便有了小照地的買賣，也便有了地主們對農民土地進一步的兼併現象。小戶人家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買到了一點私有土地，在地主的剝削勒索下，仍然逐漸併到大地主的手裏。請看左表：

村別	買主	賣主	所買荒地坳數及號數	所買熟地坳數及號數	共 坳 數	出 賣 年 月
寶山屯	沈子均	齊廣興	〇	六·一五八	六·一五八	僑康德十年四月
寶山屯	沈子均	成守青	〇	一〇·〇三七	一〇·〇三七	僑康德十年四月
東北段	沈子均	王釋臣	二·九八四	五·四二五	八·四〇九	僑康德十年四月
寶山屯	沈子均	孫慶餘	三·九一三	六·一四二	一〇·〇五五	僑康德十年四月
東北段	沈子均	封俊山	三·〇一一	四·八二九	七·八四〇	僑康德十年四月
寶山屯	沈子均	楊景春	〇	一·二二七	一·二二七	僑康德十年四月
曹慶村	沈子均	高顯英	〇	一〇·二五四	一〇·二五四	僑康德十年四月
寶山屯	沈子均	馬明	五·八七五	二·八七五	八·七五〇	僑康德十年四月
寶山屯	沈子均	王福貴	六·九〇〇	八·〇〇〇	一四·九〇〇	僑康德十年四月
寶山屯	沈子均	景永春	二·七一三	一·四九〇	一·七六四	僑康德十年四月
寶山屯	沈子均	成允章	六·一〇四	八·一九三	一四·二九七	僑康德十年四月
寶山屯	沈子均	周海龍	一五·三二八	一〇·六〇八	二五·九二六	僑康德十年四月
共計	一家	十二家	十個號	四十四個號		

以上只是根據三個屯子的一點零碎材料，僅在偽康德十年四月一個月之中，即被大地主沈子鈞兼併小照地一五〇餘垧。此可想見，小照地成立之後，地主們土地侵併的一般情況了。

除了劫奪他人地照，又買回之後的侵併之外，在買回地的當時，地主們還偽造名氏領取土地。比如沈子均在發放小照的時候，他一家就用了有六個名字，沈子均一名之外，還有五個。這五個名字，據已查出者即買回熟地一四四垧，其所用名氏及冒買土地數目如下：

沈秀榮	三〇垧	沈鵬一	三七垧
沈海林	二垧	沈貴榮	四五垧
沈玉榮	三〇垧	共計	一四四垧

滿拓地區開拓地區土地繳照之後，日本帝國主義，移入了一批朝鮮人和日本人，把中國人最肥沃的土地佔去一批；日軍所在地修營房，修飛機場，種菜，也佔去了中國人一批土地；在這種地區的農民，大半失去了土地，使生活陷入了更痛苦的地步。日本帝國主義爲了利用這批勞動力，便施行移民開荒，劃出一定地區，指定某處人民向那裏遷移，由這些遷來的人民，把劃定的荒地開成熟地，日寇把這種地區叫做『農地造成地』。偽康德七年第一批遷民時，發放荒地，由各遷民戶購領，生荒七元一垧，熟荒十六元一垧，由偽縣公署開拓科土地系給與執照，這也形成一批小照地（但後期農地造成地開出之後，仍歸滿拓，不發照）；這些小照地和別的小照地一樣，把便宜落到地主的手裏。哈達崗區青龍溝第一期由河深屯指定遷民九十戶，由河深屯大地主兼屯長艾永春任移民代表，一部份小戶人家手中既沒有錢，就無力購領荒地，到了青龍溝又沒有房子住，又沒有牲口犁杖，住居開地都很困

雖，一部份就可在河深屯那一帶開拓區，給朝鮮開拓民吃勞金當牛馬，守着自己的破草房，他也不去。艾永春首先把這羣人們的應購地的地照，接領爲己有，到了青龍溝之後，他本人帶着牲口車馬，有力量，又有錢，許多小戶勉強來了，要開地就要成爲他家的債務人，他便乘機兼併，在第一年上艾永春家便把住了一百多垧小照地；在河深屯時，他是首戶，到了青龍溝，他仍當了首戶。滴道區蘭峇村一帶土地很好，日本人也向那裏移民開荒，發放小照。黑台區大地主（未被開拓團繳照之前）王兆桐（他的侄子在虎林縣當翻譯，他的大兒和三兒管烟燈當特務），便和僞縣公署開拓科勾串，頂了許多小戶的名字，在蘭峇一下子弄了二〇〇餘垧小照地。密山縣馬家崗區劉家村的買回地，大半被舊地主劉兆漢，劉大爺，高某人等家佔去；全村共買回地七一四垧，劉兆漢佔去二百餘垧，劉大爺佔去八十餘垧，老高家佔去四百餘垧，三家合起來就有六八〇餘垧。

所以，總括起來說，小照地絲毫也沒有給農民什麼便宜，這只是日本帝國主義用這種騙術，欺哄中國人到邊僻地區去開荒的辦法，這只給了封建地主以新的勒索剝削兼併擴展的機會。所以，對農民來說，小照地帶來了更多的災難；對於地主來說，給他帶來了更多的奇苦農民的機會。所以，把小照地誤認爲是合法合理的土地關係是不對的。小戶人家個別的取得了小照，但沒有一個小戶人家，取得了好地。因此，只要經過羣衆把小照地上的災難認識清楚，認清在翻身分地中他將更取得的便宜，他一定願意放棄他那一點可憐的地權。

滿拓地上還有一個重要問題，即地主經營方式問題。

滿拓地區的地主們，實際上剝削着更重的地租，對農民進行着更殘酷的各種各樣各方面的勒索，

這在前面已經分析過了。障礙我們認識滿拓地區地主的另外一個東西，便是滿拓地區許多地主是採取經營地主的形式出現：他家中養着大批牲口，僱着幾個勞金，種上幾十垧，甚或一二百垧土地，在形式上又看不到他家吃地租，許多同志以爲這就是經營地主，把他們當做經營地主來執行政策，和老百姓的要求對立；老百姓要求清算他們，把他家的牲口衣物澈底拿出來，把他家的頭子交給羣衆鬪爭，咱們思想上認爲這不對頭，因爲這不是對待經營地主的政策，可是找完全靠地租過活的地主又找不着，於是認爲：滿拓地區無地主，無鬪爭對象，工作只有和平分地，以爲把土地分下去，便消滅了地主階級——這當然是錯誤的。

滴道區柳毛河老達子溝有地主郭生，他家有五個勞金種四十二垧地；老達子溝共有四輛大車，他家佔去了三輛；全屯共有十三匹馬，他家佔有四匹；全屯共二十頭牛，他家佔有九頭；這一家人也都下地，郭生裏裏外外跑的更歡。我們當初以爲他是經營地主，還準備培養他當勞動英雄，其實他是老達子溝的惡霸地主，在政治上他和頭號大把頭（胡子團長）李延年是親家，和大配給店萬發源王經理是朋友，他很有勢力，事變後他和胡子大隊長郭剛（恒山炭礦大把頭）來往，郭剛住在他家中招兵買馬；郭剛外逃入山裏以後，由他給送糧送信，不斷來往。因此，在經濟上他也敢進行種種無理勒索，在老達子溝有十家的土地給了郭生。按一般常情有錢人家是不買當契地的，可是郭生買當契地，他的辦法是：把這地當過來之後，今後要給滿拓出荷，由你本人出地由郭生種，這樣出當土地的人家，負擔過重，不久時間，就要把當契轉成死契。郭生仗着自己牲口多，有洋犁，他和老百姓合着開荒地，在偽康德末年時代，開一垧地，郭生給開地戶四百元，開地時，在郭生家吃飯；從第一年起，

打下糧食對半分，三年之後，地權歸郭生。郭生家中有牛犂籽種，每年他拿出去借給老百姓，打下糧食兩家平分。郭生家裏有四十多垧地，只僱了五個勞金，實際上勞力不夠用，他把他的牲口拿出去換人工，一個牲口工當兩個人工，這樣郭生割地割地時所用人工，全部可以用牲口換來，和老百姓換工，在他家中吃飯，他還要飯錢；他倚仗政治勢力和富餘的車馬，向當地羣衆剝削。他爲什麼下地呢？並不是因爲他願意勞動，而是爲了監督工人生產。郭生在老達子溝坐山爲王，他是統治者，他是地主。

寶清的李士玉，哈達崗的張茂福，恒山區二道河子的朱老八，滴道區蘭峇村的郭海亭，平陽區永慶村的張守業，馬林，永升村的張萬發等等，在形式上都是僱勞金，自家人下地，進行土地生產。滿拓地上的地主，是不是經營地主呢？我說不是，他們是封建地主到了滿拓地上在形象上的一個轉化，本質絲毫沒改變其封建性。因爲他的主要收入並不是由於投資土地，對土地的加工，而是由於高度的封建性的超經濟的剝削。封建地主在地租上工資上，高利貸上，攤派花銷上，所能進行的超經濟剝削，在郭生這一流貌似經營地主們的身上都存在；而且由於偽滿的統治更加黑暗，給他製造了更優越的條件（見前）。郭生這流人物比舊封建地主剝削的還厲害，因舊的封建地主多半不種地，而滿拓地上有許多人種地，這由於他們可以自由挑選上好地，可以靠他的統治地位，自由剝削勞工。這種地主和真正以投資土地提高生產增加收入的經營地主——資本主義性的——本質上是不同的。這種地主實際上是罩上一層經營地主的外衣，發展了封建剝削的本質，不從政治上經濟上打倒他們，是不可能取得農民的解放的。

滿拓地區地主階級與農民間的基本差別點，表現在土地關係上的是：地主們與偽組織相結合，把持了好地，統治了工資與勞力，佔有了黑地黑租，是高利貸者，也是土地的兼併者。農民們則得不到好地種，在地主們的搶奪下，土地更不固定，出荷、出租、出花銷、出勞工，領不到足額的配給，由地主們任意宰割，受着大小統治者的層層剝削，終年在饑寒受苦受氣當中過活；中戶人家以下的人們，大體上都如此，這便是積極要求解放的基本羣衆。

註：有的地區靠近曠區，那裏土地便被劃歸曠區，歸偽滿洲炭礦株式會社經營，這叫做滿炭地，這種土地關係，管理組織剝削關係，與滿拓地區是一樣的。

二 開拓地區的地主階級

偽滿建國之後，日本帝國主義從他本國和朝鮮移來一部老百姓和特務，要他們住在中國人裏面，耕種爲業；這樣一方面可以擠出一批中國人去墾荒，增加生產，另外，更重要的是到處按上移民據點，監視中國人的活動，這就是所謂移民團，也叫做開拓團；開拓團到一個地方，選擇最好的地點，從中國人手中奪過來，算爲他們的土地，這種地區就叫做開拓地，朝鮮人所經營的開拓地，也叫鮮拓地。

在開拓地區取消了全部中國人的地權，同時也取消了中國人在那裏取得土地耕種的機會，按日本帝國主義的規定，是要求開拓團自己種地，不許把那裏的土地給中國人種，被繳照的被收掉了土地的

中國人，便沒有土地種，日本帝國主義利用這個條件，要把這些人趕到山荒僻野去進行開荒生產、授予地權，這便是買回地（小照地）中的一種。

在這樣一個變動中地主們怎樣呢？

黑台區有個王兆桐，他的土地被開拓團沒收之後，按偽組織決定，要把他們遷往黃家店一帶。他原有二百來垧的地照，可以到黃家店那裏換得二百來垧荒地，開出之後地權歸己，所以，王兆桐首先在黃家店一帶弄了一批土地；蘭峯一帶也遷去了黑台一帶一部份老百姓，王兆桐聽說那裏土質最肥，他就設法和偽縣署土地系中人勾結，把一批不往蘭峯去的老百姓的地號，弄到他手裏，他又在老百姓中收買一些無力開墾的老百姓的地號，他在蘭峯一帶一下子又弄了二百多垧地，可是他並沒有搬到黃家店蘭峯去住，他領的荒地怎樣開法呢？每年由他拿出一部份牛犂種籽，由當地窮戶代為開荒，頭三年他不要東西，只要一部份牛犂價錢，三年之後，地權歸王兆桐，所以，王兆桐住在黑台又成了蘭峯的地主。

興農區沈家段有個王家大院，他原是程子河人，有地十七垧，被遷到沈家段，得到十七垧地，可是，他又從中活動，把一些未到的遷民戶的地號弄到手中一部份，他便成爲擁有四十多垧的地主。

新興區河深屯大地主艾永春家遷往青龍溝後，在那裏用原照換得百多垧土地，他家中人一小部份到青龍溝，去經管那部份土地出租與開墾事情，大部份還留在家裏，他的地也和王兆桐的地一樣，用老百姓開起來的。

根據以上幾個例子可以看出：被開拓團沒收土地施行遷民買回土地，地主們因爲原有地多照多，

買回權也大，再加上他的政治上的優越地位，劫奪了農民們一部買回權；他們大體上保持了原來的地主地位（有許多是得到了新的發展），不過地的位置撥了家，撥了家是個損失，同時却取得了乘機劫取好地的機會，因為他們有足夠的力量，挑選最肥沃的地號，買到自己的手裏；這種地主在取得買回地後，大半保持了舊的地租關係，黃甲店、四海店、蘭峇一帶的吃租地主，就是永安、黑台一帶被沒收了土地的地主；青龍溝、普山村便是以河深屯、程子河一帶地主爲首，在這些屯子出租土地；老達子溝、柳毛河一帶也有永安東海一帶吃租的地主。開拓地區的地主被沒收了土地之後，首先依仗着買回權的保持與劫取，保持了舊有地主地位。

這種地主在外地吃租，又居住在原來地方的很多，他們在居住地有傳統的統治地位；日本人或朝鮮人一來，他們最先接近。新興區吉東屯有一個張公，在未沒收土地之前，是個地主，移民團沒收土地後，移民團團部設在他家，有個日本人灘上和他搞的很好，他當時又當屯長。移民團有一批要向外出租的土地就經他手，轉租給中國人，他便成了無形的土地經理人，吃黑租、種好地、瞞黑地、欺人勒索（向租地戶要禮物，無代價的使用勞力等），他都幹上了；他和日本人領同樣的配給品，尅扣老百姓的配給品，他站到最前頭，因此，他家最富裕，最撐勁。

吉東屯還有一家大地主陳洪海，老百姓叫他家爲陳家大院，這家是十分了得的人家。他家在偽滿初年以前種百餘垧地，父子爺們帶着槍下地管工人，剝地割地時工人最多，發工票領工錢；他本人當過甲長，他的兒子陳維藩當警正又當憲兵，陳維風當過禁衛軍中士，陳維德當警尉候補生，陳維秀在 家中當油房火磨的經理，他的女婿李青山當過自衛團團長，事變後胡子隊公安局長，外甥李春範當過

甲長，軍用鐵路愛護團長，東安省高級特務。日本民團一來，就和日本人石井聯絡上了，就特別吃的開。他家土地被沒收之後，一部份在下亮子一帶，未被繳照的共四十餘垧，另外在吉東屯西部圍繞他周圍的土地，他首先經過民團選好的種，每年種上五六十垧。另外，不拿花銷，地種薄了就挑着換，他也成爲移民團的一個無形的土地經理人。

單在吉東屯這樣的地主還有幾家，在這種關係中他們又成了開拓地區的地主。

有些流氓地痞，當開拓團一到之後，他們就向上爬，極盡溜鬚的本事，和一些開拓民發生來往，也把持一小片地區內的地權，橫行霸道，居於老百姓之上。吉東屯有個老牌長崔玉堂，他的女兒和日本民團的一個松川搞在一起，他便仗勢欺人，從民團那方面取得好地種，隨便支配老百姓給他幹活，一個錢也不給；沒有證明書的跑腿的，他就收養在那裏當奴隸，附近的老百姓要想租到地種，必須取得他的歡心。

吉東屯有個十四年的牌長單述文，是個刀筆邪神，他和日本開拓民來往的最密切。開拓團的土地，在吉東屯北部一段，他幾乎完全經理；出租由他手中向外租，收租由他向裏收，所以老百姓叫他做地客，他實際上把持了吉東屯北段的地權。

這些就是開拓團到後，山地痞流氓轉化的地主。

以上這些人，不論從那方面看，他的剝削，都比舊地主時代的剝削還重。第一，他們把持了當地地權。第二，他們可以盡先搶到好地種。第三，他們不但可以把持工行，而且可以仗日人勢力，自由支配老百姓爲他服務，誰要不從，馬上可以把日本人抬出來干涉。第四，靠日本人的勢力，他們得到

了最優越的機會。搗動經濟。在偽滿時代，拉白麵賣白麵就是經濟犯，但陳家大院可以幹，張公也可以幹，崔玉堂也行，在吉東屯張公家，陳家大院，臧玉甲等幾大家（和日本人關係最密切的），都按着火磨，油房，豆腐房，碾米加工業，這一套剝削設備，和前面所述福泰號的剝削辦法是一樣的。此外偽滿時代舊布等類物品，中國人是很難得到的，但勾着日本人這就有很多機會得到，他們又在這方面專利。第五，他們又是極端無理的高利貸者，借貸到期不還，他可以任意打罵催索。第六，吃黑租，種黑地，養黑人（沒有證明書的人），從中漁利。總之，他們是舊地主的威風，加上了日本人的靠山，更敢於無限度的向老百姓欺壓詭詐。

按日本帝國主義的打算，原想培養日本人或朝鮮人自己耕種土地。他到了當地之後，馬上發現了雇用中國人當牛馬，把土地出租，採取吃租的辦法，比自己耕種又費力，又不一定多收入的辦法好的多。也由於收繳的土地過多，有時種也種不完，所以開拓團向外出租土地，但在其規章上，是不許把土地讓中國人去種；組織機構上也沒有土地經理人的，日本人（或朝鮮人）自己便獨立的或聯合的（有意無意的），培養選擇自己的代理人，這些代理人首先入選的，就是舊地主和流氓地痞。有了他們這些人，便可以經過他們的手，向中國人出租土地吃租子，雇用中國人當奴隸，向中國老百姓勒索東西及其他。總之，用這樣一羣人的力量（利用地主階級的原來統治系統），統治當地中國人，吃他們的血汗，日本人坐着當主人。[寶清縣六區有個王福崗村，開拓團初到時，大部份地還是由他們自己耕種，不到二年，全體開拓團都不種地了，完全租出去，大家都坐着等吃租子，中國的舊地主，當了二掌櫃的，如該村的郭慶臣、陳寶祺、王殿軍等都是。這就是開拓區日本人保持舊地主階級統治的原

因。

在開拓地區的地主階級，就是爲敵人服務，倚仗敵人勢力，大大小小把持地權的人們形成的，這中間包含舊地主的轉化，新墮的地痞流氓，和大小漢奸者流。

日本人（或朝鮮人）養着封建地主，地痞流氓爲他服務，便捉弄中國老百姓爲他當奴隸做牛馬；這種人是由最下層的租地戶，和專靠扛老膠帶過生活的人們合成的；最下層的租地戶，只能租到最壞的土地，拿出最高的租額，日本人要出租的一部土地，經過那些『二地東』把最好的留下之後，才把那些最荒最肥沃的土地，讓給窮人們；每年的產量，一垧地不過二石五斗糧，向日本人交租一般是：一垧地一石二斗至一石五斗，種子牛犢人工完全是種地戶出，出荷糧種地戶還要拿一半（約在三斗左右），一年勞動下來，好年成也落不下什麼東西；種地戶還要對日本人擔負勞役，這個是沒有一定數量的。割地薙草時，日本人忙了，隨便叫一聲，全家都得去，幹完了活，回到自己家吃飯，種地戶的車馬，也是任日本人隨便使用。

給日本人扛老膠帶，每月二十元至三十元（在寶清縣六區王福崗的開拓團，每年外給一双膠皮鞋管黃烟吸），那時布價一毛多錢，糧價三〇——四〇元一石，扛老膠帶的自家起伙做飯（日本人嫌中國人吃的多，嫌中國人髒），男的給日本人幹活，女的在家中做飯，雇一個男人揹上一個女人；日本人起的遲，中國人起的早，日本人還未起床，中國老膠帶就得下地幹活；他每月借給中國人二石糧食，從工錢裏扣價，價錢總要比市價高，而且只許自己家裏人吃，不許老膠帶的親戚朋友來吃。鷄寧鷄冠山有一家老膠帶的岳母老太太，從十五里地以外來看女兒，頭天晚上到的，第二天早上被日本人

看見了，日本人就問：『飯的吃沒有？』老脖帶說：『老太太遠遠的來，餓的，飯的吃了』。日本人說：『飯的吃的不行，米的吃了幹活的，朋友的吃了不行，朋友來看看的可以，吃飯的不行！』老脖帶沒辦法，現從別家弄來一升小米，給丈母娘作飯——日本人唯恐糧食讓別人吃了，老脖帶吃不飽幹活少。忙了的時候，老脖帶的全家，也由日本人隨便支配去幹活，有的剝削方式圓滑些的，就給個一毛兩毛的，大多數是白幹，幹完了回自家吃飯；老脖帶一方面得一些工錢，另一方面可以在住地跟前，弄上一畝二畝的菜地，種些土豆青菜一家湊合着過日子，同時，因為是日本勞金，也沒有人敢抓勞工。不過在日本人手下吃勞金，一般的規律是：每年工終結賬，老脖帶欠日本人的錢，只好下年再幹，幹了第一年，便被拴住了；另外老脖帶都是有吃沒穿，老脖帶描述自己過冬情況說：『給開拓民扛老脖帶的，看的出來：冬天走在街上走的特別快，披的都是麻袋！』——這便是開拓區老脖帶的生活概況。

但老脖帶也有例外，有的老脖帶和日本人聯絡的周到，日本人有許多事情（如出租地，賣糧食等），都經過他來辦理，成了日本人的管家，也就喪失了扛老脖帶的品質，而成爲參加剝削勒索中國人的狗腿子；有的又是老脖帶又是二地東，這種人，我們把他當成雇工來看，就是一種錯誤。

爲什麼開拓團佔了中國人土地之後，老百姓不走往別處呢？原因就是沒有更好的生活出路，到了別處移民開荒一樣艱難，守着自已兩間破馬架，守着隣里的人，總方便些。中國人之成爲日本人的奴隸，就是在這種殖民地統治政策下造成的。

雞濤縣六甲那一帶是開拓地，同時也放了一批小照地，這種小照地的買回過程和前邊所講是一樣

的，日本人放出小照地的原因是：這裏地多，日本人少，種不過來。

三 軍用地區的地主階級

日寇到了東三省，修營房，修飛機場，種菜，佔了中國人許多土地；秘密倉庫的附近，國境邊沿地帶，爲了保守軍事秘密，也劃出了許多土地，不許中國人進入，也不許耕種，這些土地便是軍用地；劃出去不再使用的地，就變成荒地，沒有其他人事變化，由日本人經營的軍用土地，却生出了許多變化。

鶴寧縣滴道區蘭峇村頭道歪子的軍用地，由中國人許桂，梁順田，孟翠頭三人代管，管地數目不詳；頭道溝裏管理人是日本人大沼，有個副手是中國人劉化敏，管理土地六十餘垧（實有九十餘垧）；二道溝裏管理人李高麗，副手李金堂，管理土地一八〇餘垧；這些人直接受日本人統治，凡事由日本人主持，老百姓叫這些人做『地把頭』。他們所管理的土地，分做兩種經營方式，一種是向外出租，出租的時候，八畝頂一垧（在領地時一垧多地頂一垧），所以劉化敏經營的土地，在日本人賬上是六〇垧，在他的賬上就成了九十餘垧；向外出租，每垧地交給日本人七斗，劉化敏實收一石五斗，每種三垧地要種一垧菜，菜全部交給劉化敏，說是交給日本人，由日本人給價，種地戶一個錢却也得不到；種地戶的配給品，都由地把頭管領，他把好的部份扣下，老百姓只分到最壞最少的東西；地把頭的親戚朋友，一方面有機會得到好地，另一方面也可以拿到土地轉租出去，在地租上他賺東西；

他經手領配給品，從中剋扣，李金堂的親戚朋友就這樣做；他把頭自己家裏也種地種菜，這就由他隨意向種地戶派工。

這裏的種地戶，都是招工招來的工人，帶着自己的家口，這樣種地年年虧空，連老婆帶孩子一起拴在這塊地上，終年勞動，還要負債。這裏的種地戶就是農奴。

這種農奴的統治方式，在虎林的軍用地上，表現得更明顯。虎林的日本軍爲了種菜，從勃利招來窮苦的工人，帶着自己的家口，到了之後，分配日本軍各部隊，這個部隊二十戶那個部隊三十戶不等；這些人從日本人手中取得土地，有的是日本人已經從中國人手裏沒收來的，有的是種地戶，看着好想要種鼓動日本人給收回來的；種這種地，不交地租，只掙工錢，地上出的菜，完全交給日本人，日本人供給油、鹽、衣服、食糧，菜做價折錢，油鹽、衣服、食糧等從中扣錢，掙工錢的只有工人本人，參加勞動的却是工人全家；他們的生活規律，也是年年欠日本人的，所以年年得種地償還。種地戶內部設小隊長，由他和日本直接來往辦事，他便成了種地戶的上司，從中勒索剋扣，同時，又倚仗日本人的勢力，欺壓當地百姓；有的老百姓的牲口，吃了他些莊稼，他就敢把牲口給他沒收，看着誰不順眼，就要把他的地收回來，就得趕快送禮給他。日本人把這些種地戶集中到一起住，因爲多半是勃利人，所以叫做勃利屯，在日本人的有計劃的組織挑撥下，勃利屯的奴隸又和當地老百姓對立，這樣便於日本人的統治。

在虎林這些軍用地帶，除了沒收了的土地以外，還剩下了許多土地，歸私人所有，舊地主從而保留了自已的地權。虎林太和村有一家永盛和堂櫃景其科，原是太和村的地主，軍用地收地之後，他還

是個地主，與協和會副會長李象山勾結，與日本人來往，勢力就大起來，便開燒鍋燒酒，從中進行多方面的剝削；雇用二十七個勞金，都是跑腿的，工錢出在他家，落在他家，一年到頭白勞動。

鷄寧縣石河北屯有一個尹福祿，在舊中國時代，他是一個地主；土地被關東軍全部沒收，他和當地警察隊長拜把子，和關東軍一個上校內田結成了朋友，於是他從日本軍手裏，又能拿到四十餘垧地種，一個租子也不出，這四十多垧地的租子，從老百姓身上拿出來；他經營這地雇用七八個長工，一個錢也不出，這些長工多半是沒有證明書的人，尹福祿仗着日本人的勢力，當上了特務，他可以查出沒有證明書的人，私自抓來當勞工，你不願意，他就給你披上一個『通蘇』等名義，讓你死無葬身之地；打人罵人是常事，大事小情少不了他；事變後，他成立大排隊，獨霸敵人財產。

鷄寧縣新興區石河北屯，還有兩家大地主，一家是李林一家是姜洪名；這兩家地主的土地被關東軍沒收之後，都和日本人聯絡，當上了『菜把頭』，李林管二百餘垧地，姜洪名管一百餘垧地。他們從關東軍手裏把地領出，一部份自己經營，一部份招戶租出；他所用的勞金一部份是『攔來的』——即沒有證明書的人，經過那裏，他們可以弄去做活，白幹活不給錢；有些勞金是雇來的，因為在這裏幹活可以不攤勞工，價錢就給的低，還得多受氣，一幹上就得幹到底，你說中途不幹，把頭就請你去和日本人算賬，沒有一個敢去的，要是去了，不是打就是罵。種地戶從他們手裏把地租出來，或是種糧食或是種菜，由他給你決定，一般是一半菜一半糧食。種糧食的部份就拿租，一垧地交租一石，交出荷四斗或五斗，合共一石五斗；種菜的部份，兩家對半分，春上日本關東軍放出菜籽來，『菜把頭』就發給種地戶；他們自己也扣下一部份，當然是另外賣錢；發給種地戶的，秋後還錢，錢由菜價

中扣，扣多扣少，『菜把頭』有絕對自由權；菜收成之後，所有菜全部送交『菜把頭』，再送給關東軍，由關東軍發下菜價，但菜價多少，只有把頭知道，種地戶是不知道的；『菜把頭』把種籽錢扣除之後，餘下的錢說是與種地戶對半分，實際上，所剩多少完全由他自報，一般情況是市價能值五千元的菜，餘下的頂多能弄到三千元錢，在收菜過秤的時候，還用大秤把種地戶壓一下子。有許多時候，『菜把頭』到收菜的時候，把附近老百姓私人種的菜也給號下，要他們完全交給他；對於這部份菜，有時連個錢都不給（也有時給幾個錢），所以，附近老百姓也是把頭的奴隸。『菜把頭』領關東軍的地有數，交菜的額也有一定，他收的菜特別多，這多的部份，一部份送給日本人領獎又領價，一部份存起來，到來年春上賣大價錢。李林、姜洪名他們從關東軍手裏領一〇〇垧地，向外租時，九畝算一垧，十垧便租成十一垧，白賺一垧。種地戶種了地之後，守着荒地，可以自由向外開，一垧地可以開成兩垧，頭一年把頭什麼也不和你要，第二年把頭一登記，按增加數交租出菜。從關東軍手裏領一百垧，種幾年就成二〇〇垧，日本人不知道，所以，他們這地主越當越大。

根據這些材料可以看出；軍用地區是有地主的，而這些地主大半是舊地主的繼承，有的是以地剝削的形式出現，有的是以地主兼加工業的形式出現；土地上增加了日本人的剝削，却也增加了地主的剝削，地主並未因日本人的統治而衰敗，相反的更兇惡了，人民的擔負却更重更深了。這是舊地主在新條件下轉化的情形。

在軍用地區上，也出現了一批新的統治人物與土地的剝削相結合。虎林大和屯有個馬成前，在偽滿之前，他原是一個窮流氓，到了偽滿他就鑽營溜鬚，逐漸有了車馬；日本軍佔了軍用地之後，他結

設了關東軍一個大尉，他的威風就大了，他當上了愛路村長，統理關東軍佔餘土地，成了個地主；日本人要洋草，他就包工打洋草，當洋草把頭；日本人要馬車，他就當馬車把頭；打洋草的工人從各村要，大車也是從各村要，不來不行，來了之後，尅扣工錢，尅扣配給品。鷄寧縣平陽站有個李延年，是關東軍的馬車把頭，也是菜把頭，他也是白手起家，他和日本軍部隊長直接來往，他不但統轄了當地馬車勞工，並且成了當地首屈一指的天字號的統治人物。

鷄寧縣有個大豬圈村，這是關東軍養豬的地方，養上幾百口（或上千口）的豬，又喂牛又種菜。總頭是日本大石管理一切，下邊設有豬圈班長，日本人之外就數這豬圈班長了，對老百姓可以任意打罵，連警察隊都不敢惹他；張家街有兩個婦女從那裏經過，他調戲人家，人家不理，他拉過來把那個婦女打了一頓，一個打的動不得，抬着走了，一個把肚裏小孩給打掉了；張家街警察長高某走過那裏，被他也打了一頓，打人的事情是計算不清的。他手下有二十多個工人，他隨便勒索，工錢永遠是難說一定的，高興給多少就是多少。他的豬圈裏有泡卵子，老百姓的母猪到打圈子時候，常跑到他那裏去，一跑到他的圈內，他就不給了；老百姓的子豬，有時也混到他的豬羣裏，也就不給了；他的豬要是少了一個，周圍老百姓就要負責賠補，所以，他豬圈裏的豬，是常增加的，多餘的當然他就賣錢用。他的泡卵子、種牛，和老百姓的豬、牛交配，由他收錢。這位豬圈班長，就是這樣的統治與剝削。

這就是地痞流氓成了漢奸與土地剝削相結合的形式，他沒有土地，可是他有着對農民的深重剝削。大豬圈那裏的軍用菜地，原是二荒地，關東軍最初從勃利那裏，招來一羣人施行開荒種菜，按各戶人口多少，配給荒地，把地編號，各家分領；照例的還是有錢有勢的人領的好地，數量也多，那就

是他們的代領人王隆基。王隆基是勃利地主，帶着這夥老百姓來的，所以，他就佔了好地十幾垧。

開荒時，日本人出洋犁價及工錢，五〇〇元一垧，第一年不出租，第二年開始交租，按四六分，日本人六，種地戶得四。

在這種情況下，王隆基和日本人大石關係搞的很好，當上了屯長，他便有機會剋扣全屯的配給品，貪污花銷，在這屯子工行也出在王家；他佔領了這一部份土地之後，他也是任意擴張，十垧地搞到二十垧，還是報十垧；別家的地侍弄好了，他也可以藉日本人力量，收過來種。關於地租的剝削，他所種的地租子也不是出納，把他混到其他花銷以內，從羣衆的身上擠出來；羣衆的租子經他手收，他就大秤收，小秤出，剋扣取利。

這就是遷民開墾軍用地上，舊地主活動的形式。

我們應該首先承認，軍用地上雖然是日本人當家，但地主階級仍然存在。對日本人說起來，封建地主們是日本帝國主義的奴才；對老百姓說起來，封建地主們還是最直接最露骨的剝削者；日本帝國主義的存在，給他們增加了個上司，也給他們增加了一個有勢力的爸爸，因此，從前所不敢做的橫行霸道，現在却完全可以做出來，對羣衆的勒索剋扣欺壓，連最低限度的人性都喪盡了的，這一點表現在軍用地區的地主階級最爲明顯。他們是作爲一個完整的階級存在着的，他們在與日本帝國主義相結合的條件下，把持着土地大權——農民的命脈；農民們忍氣吞聲，吃着青菜糠粳豆餅——這就是他們拚盡血汗，所能掙得的僅有的東西；地主們用各種方法——直接或間接的——把農民所出產的東西奪去；主要的手段還是土地，用土地把農民吸引來，也用地把農民束縛住，最後，用土地毀滅着農民

的生命。許多同志只看見日本人是地主，不知他的兒子——封建地主階級，也是地主；只見這些奴才們橫行霸道，沒有明顯的從土地中去取東西，實際上，他們用了統治勢力，把農民困住，想走也走不了，這時他才爲所欲爲，因爲沒有明白的把這些人當爲地主階級（只當成敵僞殘餘）來鬭爭，也就未能引導羣衆，認識這些壞蛋怎樣以土地爲手段來欺壓窮人；有些地方，便放鬆了澈底解除他在土地上的武裝（把他原佔好地弄出來，把他的牲口拉出來，把他的金錢衣物拿出來），澈底粉碎整個統治系統（把組織指揮部份澈底摧毀，把下層狗腿都翻出來讓大家認清，解除他裝好人的機會）——這就是軍用地區，向地主階級鬭爭的失敗處。

軍用地上的工人和種地戶，受着日本人和封建地主階級的剝削，過着牛馬的生活。日本人在許多掠奪事情上，自己不直接出首，祇支配着這些人出面，比如要佔那一塊地，他就着一個工人去告訴一下；有那家老百姓稍爲損害了種地戶的東西，種地戶就敢要老百姓加倍賠償，日本人就在背後撐腰；這些工人和種地戶不能被抓勞工，在外邊沒人敢欺侮，他們帶着關東軍的臂章，居然也十分抖勁，一部份不覺悟的，就隨着壞蛋胡作非爲，造成了與當地老百姓的對立；在翻身鬭爭中，還有許多的老百姓恨他們，他們自己也有只注意防備外邊人來鬭爭，受內部壞蛋的利用，不肯和統治自己的人來鬭爭；把這種工人看成了老百姓的敵人，是不對的，這種工人和種地戶，確也和一般工人種地戶不同，裏邊是混雜着一批做壞事的份子的，他們是地主階級的腿子，不能當成基本羣衆；認爲這種工人種地戶，全體都是壓迫老百姓的集團，也是不對的。

軍用地上的剝削，除了保有私有地、滿拓地、開拓地區各種剝削之外，有一個特別的東西，就

是不在他直接經理之內的土地，地主階級也參加直接剝削，（即號菜能剝削）；不在他直接統治之內的勞動，他也可以直接剝削，因為他可以直接向任何老百姓要工使用；在日本帝國主義直接支持下，擴大了、加強了地主階級的經濟剝削與政治統治——就表現在這裏。

四 移民地區的地主階級

有這樣幾種移民，因為滿拓地繳照，飛照移民；因為開拓團，關東軍沒收了中國人土地，老百姓無地種，勒令移民；因為關裏有些地區要劃做無人區，強迫向關外遷民；日本帝國主義的基本目的是增加耕地面積，增殖僑滿——他的軍火庫——的人口。

飛照移民是實行土地買回時期幹的。有的人在滿拓地上繳照了，有的人在民團地上繳照了，但在當時他們都在一定地區，取得了一定買回權；黑台、永安的老百姓有許多在蘭岑一帶取得了買回地；河深屯的老百姓在青龍溝取得了買回地；程子河老百姓在哈達拉子、八舖炕一帶取得了買回地；這種土地買回當中的剝削與被剝削已詳於前不贅。地主不但在買回地的搶奪上佔上風，在政治統治上也居上風，他們就是移民代表，就是屯長，就是把持一切尅扣花銷的人，河深通屯往青龍溝第一期移民的代表艾永春，就是河深通屯的地主。

買回權截止之後，仍然有移民的，這在順序上看大體上是二期移民了。二期移民移到新的地區去，根本得不到熟地，所能得到的只有荒地，按戶按人口領地，有的得四垧，有的得五垧，地三

年開齊，不拿租子；過了三年向滿拓交租，地權歸滿拓株式會社。所以，這二期移民，在性質是種租土地的佃戶性質，日本人叫做『小作人』，所拿的租子叫做『小作料』，所開的地也叫做『小作地』。

哈達區青龍溝第二期移民，仍然是從河深通屯一帶移來的，由舊地主蘇洪祥當移民代表，一家分四垧地，土地事先編號，由移民代表統一分配，照例是代表先佔下好地和向四外便於擴展的地；一方面他們自己帶着有牲口，另一方面移民貸款中所配給下來的牲口，也由代表首先霸住；青龍溝在第二期移民中，共貸下三匹馬，蘇洪祥就留下兩匹，另一匹貸飛了，蘇洪祥說是這匹馬弄的沒有下落，落在咱們名下，還得賠償損失，要各移民戶出上一筆錢（每戶出五十五元）；後來知道了這匹馬被黃家店領走了，黃家店又給賠補了一匹馬的錢，這一匹馬確未落到蘇洪祥手中，蘇洪祥却得到兩匹馬的錢；在牲口上佔優勢就和窮人換工，一付犁杖十個至十二個工，窮人們就忙着給他撿犂子——開時——荒剗地割地，只要他的犁杖出動一下就行；窮戶人家沒牲口，換牲口工，把自己全個勞力換出大半；欠下人家工，就等於欠下錢，到明年更還不起，帶過來的人就成了代表的奴隸。蘇洪祥不但自己開地，而且向地號之外開地，開出多少垧，反正還是報四五垧；窮人們有的也想多佔下一點好荒地，留着慢慢開，自己插上個牌子，蘇洪祥看見了，伸手就給拔掉，說是：『你佔着不開，防害增產』。上邊貸有籽種（也有小麥也有黃豆），蘇洪祥領下來，該自己種的自己種，種不了的該拉麵的拉麵，該給親戚朋友，就給了親戚朋友，窮人們缺籽種缺的沒辦法，想着要點，人家說：『借給你？還不上，到時候誰來回給你當跑腿的？』黑台有一家移民代表領了麥種，自種了一半，剩下一半都拉成麵了。寶清王福崗有一家代表，在寶清城內領了麥種，連城也未出就賣掉了。配給品移民費，完全由他自由支配。

第二期移民中的窮戶，首先要對滿拓交租，要對僑滿出荷，又要對移民代表還賬，從敵人方面『恩賜』下來的一點配給品，也就落到代表們的手中，代表就是地主，是顯然的。

第二期移民如果是移到一個空白地區，窮戶人家還只是直接受移民代表的氣，如果是已有第一期移民，又分成一個界線：先來的叫做『老民』，後來就叫做『新民』，地主們故意分這樣個界線，把先來的戶，欺騙在他的周圍，向後來戶壓迫；他們乘着後來戶安家未定，衣食牲口困難的機會，用借貸換工等方式，進行剝削；有的取輾的方式，如永興村的畢興奎，給移民各家送些柴，又借些米和油，大家對他很感激，到了剝地忙時，他就請大家幫忙，結果他取得了許多沒有代價的勞動；有的採取硬的方式，故意把工價壓低，你不做就餓着；幹這個事情的，以先到的舊地主爲首，以小地主和一部分富農幫凶；『老民』中的剝削成分比『新民』中多，因爲屯政權都是把在『老民』中的地主手中，在攤派勞工上，攤派化銷上，攤派牲口車輛上，盡量向『新民』身上推，『老民』大家覺着佔了便宜，地主們從而得到了便於爲自己利用的勞動力。以舊地主爲首，就敢於霸佔『新民』新開的土地，如興農區沈家段有個王家大院，他有十七垧小照地，『新民』在他旁邊新開地，被他霸去許多。所以，在經濟上成分相同的，『老民』的品質比『新民』要差些，因爲許多參加了對『新民』的壓迫過程。

這種移民開荒，就是爲了把荒地變成農田，日本人叫做『農地造成』，這種地區也就叫做農地造成地。在這種地區，不論寶清、虎林、鶴西所發現的材料，主要統治者的地主階級都是移民代表（有許多兼屯長的），他霸好地，霸好牲口，把持種籽，把持配給，把持貸款，他所種的地不出租子而由

羣衆負擔，他有權力隨便支使各家的人爲他做事。

『新民』也叫『小作人』，也有的叫做『隨民』——隨着老民爲民的意思（？）。

到了僞康德十一年時，才有第三期移民。這批移民大都是從熱河移來的，熱河實行併村之後，日本帝國主義更製造無人區，把那裏一批老百姓移到這邊來，開荒生產；這批移民又給了一個新名字叫做『歸農』——即歸入農業學習種地的意思，其實熱河這批人並不是不會種地，而是此地地主故意給他們按上的帽子，按這頂帽子的意思，就是爲了用廉價剝削他們的勞動力。這批人一到之後，既無房子又無地，又無吃糧也沒有鍋灶碗筷，漢奸們，地主們，拿着一付幫忙照顧的面目，說是：『先分到各家去吧！誰家炕大多住幾個，吃點住點，幫着幹點活，互相幫辦着點，還能挨餓麼？』誰家炕大呢？只有地主家房子多炕也大，所以，這批人都分到地主家去住了；大地主沈子均家裏住了二十多人，幹活不給個工價不像話，地主們便拿這樣歪理出了個工行，說是他們不會幹活，得學習，所有的人都照半價開，其實連半價也有許多開不到。黃家店有個寶義，本是一個二十多歲的壯年，什麼活也頂的上，應該按成年勞金開錢，人家能掙七千至八千，寶義才掙二千元；平陽鎮有個李發弟兄三人，都是壯年，別的勞金一年在那裏開十六石糧，他們在陳大下巴家只開了六石糧；因此這些人到那裏，那裏一個也不放，分到哈達拉子二十戶，趙家分六戶，楊家分五戶，陳家和燒鍋共分九戶；這些人老少住在地主的院裏，借他糧食吃，不但工錢上低，並且全家隨時給地主幹活，鋤草、擔水、縫衣服、打場……等，給一個勞金開錢，引着全家幹活。

『歸農』在地位上講起來，真相當於農奴地位。

但『歸農』之中，也有他的統治者，那就是他們的移民代表。一般移民代表所能幹的事情，他都能幹，不過他幹的更厲害些；因為在他統治下的移民戶，都分散到各屯中去了，他尅扣剝削，就更沒有人管了，他手下的人成了分散的奴隸，他更便於宰割。四海店移民代表張永昌之父，派花銷不論多少，都不許老百姓問，把錢款弄來就吸大烟。西大坡有個移民代表艾文仲，十分了不起，公家有兩付洋犁，他完全霸住，誰要用就得給他出錢；有個史洪田欠他八十元錢，到時未還上，他一句話不說，就把人家馬給牽走了；發給老百姓的豆餅，他賣了二百片，配給老百姓的糧食，他也賣一部份，沒有人敢問；有一回，一次就扣了老百姓二百七十斤鹽，他經手給戶下買穀子，市價四分，他硬要一毛。有一家姓戴的和他吵了一次架，他就把人家趕走。東西都不許帶，老百姓打荷草所發下的錢和水襪子，他全部扣留；移民才來時開荒地，向各戶要錢，說是買牲口農具，結果他買大米吃了；僞康德十二年春耕貸款下來，他全部花了，並另外向老百姓要錢；移民才到時，他蓋房子，蓋房工人的工錢一個也未給，其餘安平河移民代表于學海、傅貴海除了剝削尅扣之外，還每月向戶下要薪水。

『歸農』的統治者是多重的，移民代表，本地地主，屯牌長。

地主們剝削『歸農』的另一種方式就是『撈青』，分裏撈青和外撈青兩種，外撈青又分幾種不同的分法：

一種是種籽少，讓地主出，種地戶光出人工，秋上收下糧食，由地主把種籽用篩子篩過，挑選足數之後，地主與戶下對半分或四六分（地主得六戶下得四）；這種分法種地戶似乎分的多些，但種地戶由地主家所借吃糧要加五分利，秋後歸還，不論對半分或是四六分，穀草一概歸地主。一垧地收黃豆

不過三石，主家分去一石八斗，再去一斗五的種籽就是兩石，種地戶只剩下一石；一個種地戶要是撈五垧地，也才能剩下五石糧，一家四五口人，從春到秋也得兩石糧，加上五分利，就是三石，再把這三石支出去，還剩下兩石，怎麼也過不了冬，還得穿衣裳呢？

另一種是種籽牛犍田地主出，種地戶光出人工，秋收之後，歸還種籽，所餘糧食按三七分（地主家得七，種地戶得三，穀草等物歸主家）。地主也給種地戶一個優越條件，即種地戶向他所借吃糧不要利。

以上兩種是外撈青的辦法。外撈青就是種地戶住在地主家之外，裏撈青是種地戶住在地主家裏，撈青漢本人吃東家的飯，不還東家糧食；但他本人和自己家裏人，都要給地主家打雜，算是白幹的活，地主只允許借給兩石食糧，秋後還本不要利；要是借過了兩石，借過的數，就得按五分行息，打下糧食的分法，仍然是對半分，四六分，或三七分三種條件與外撈青相同。

撈青也罷，扛勞金也罷，歸終還是個負債受窮，全家一年勞動，弄的吃不上穿不上，這就是「歸農」生活的特點；這些人知道自己的苦處，不願意幹又不能生活，要是惹的地主生了氣，就要送去作「特殊工人」。以上就是移民地區（也叫做農地造成區）的剝削與被剝削的關係。

五 八一五事變後羣衆翻身前封建地主的復原活動

八一五事變後，打倒了日本帝國主義，貧苦的老百姓沒有起來，這就是舊封建地主階級爭取復舊的時機。在政治上，很顯然的，走了日本帝國主義之後，所剩下的全套機構，都是他們自己人；不過，有些過去完全向日本人靠攏，而未重視封建地主的特務漢奸，返回來仍以舊封建地主爲主人，兩下搞的比從前密切了；各村的大排隊（有的叫公安隊或保安隊），都是以地主爲中心來幹的。平陽區有個畢興奎，他自立爲團長，是那一帶的大地主，並且得到大地主楊蔭堂、李子章、隋廣洲等的支持；半截河有個賴明發，也是個團長，也是當地大地主；恒山有個關奎一，他是那一帶的公安隊長；封建地主們有計劃的，有組織的，掌握武裝，鞏固實力。

憑着往日的威風，憑着現在的武裝，憑着自己的統治系列，表現在經濟上的活動，首先是大量攫取地權。黃家店李占才有七八匹牲口，一下子佔了三十八垧地；寶清縣王福崗村敵人走後，地主們拉出牲口就翻地，大戶搶的多，又是好地，窮戶人家也想佔點好地，他們也給你搶過去，威脅羣衆說：『你種的了麼？把地擇荒了還不行呢！』密山縣黑台區興龍村於光復之後，地主壞蛋們首先欺騙羣衆說：『現在日本人走了，頭年誰種的地仍歸誰種，無地種的報名領地』。本來這樣幹法，地主們就已經種着好地，可是他還不足，到了臨種地之前，又突然來個通知：『各村土地歸各村』；有許多戶種的地，是外村的範圍之內，自己不知道，一種就出來人干涉，把地奪過去，給地主們分了。在一個屯子之內，大戶們仍然是人強馬壯，搶着種好地，窮人瞪着眼睛看沒有辦法；窮人找人家換牲口工，人家說：『換工？你着什麼還啊？我的牲口我還不够用呢！』

平陽鎮北飛機場上地都荒了，永隆屯有個窮人范永和跑去刨了四畝地，把草割了，棧子撿了，石

子撿成堆，拉了出去，送上了幾車糞，打算種菜；地主周子良套上犁杖，就給翻了，翻到他自己所開的地內，范永和我去講理，他說：『這地在舊中國時代是我的，現如今，日本打倒了，地該歸我了！』范永和說：『地歸你也可以，我侍弄地花的工上的糞呢？』他說：『那我也沒有讓你去侍弄啊？爲什麼我的地你去侍弄呢？你上的那是馬糞，我想種豆子，還有妨礙呢！我怕生地蛋』。范永和氣的沒辦法，又要吃飯，哀告他說：『你留給我種一年吧！我給你出租還不行？』周子良說：『不行！』

雞冠山村有個沈西海，事變後，他向民戶宣佈：『開拓團的莊稼可以收割，但要向村公所拿租子，一垧地一石；房子可以住，一間三百元房租。門戶費還要拿，單身漢八十元，有家眷的一百八十元』，他居然當成了地主。

黃家店有個移民代表張某，在事變前，他只種了六七垧地；事變後，他和謝文東勾結一起，一下子佔了六十多垧地，成了個大地主，驃馬成羣。

事變後，地主階級的一個一致口號，是：『地原是我的，還要歸我』；一個一致行動，便是套上犁杖搶地，向窮人威脅，不許要好地。窮人們也有個思想：日本可走了，他佔去中國人的地，可要分給咱們種了。窮人的想法未曾實現，地主們的行動却成了事實。

其次就是把持敵產，他們用『保全敵產移交政府』的名義，把他們的武裝開出去，站上崗，誰也不許動，然後，他們一點一點的賣。石河北屯有個關東軍醫院，藥品、器械、房舍，樣樣齊全，給地主隋廣洲，畢興奎他們全部霸住，誰也不許動，然後他們外賣，一車木板子三十元，一片洋瓦五元，誰要買先從隋廣洲那裏交錢領手續，領了手續才能去取東西；有個時萬才偷着撿了一塊木板子，被哨

兵捉住，打了個半死。

平陽站那裏有關東軍的倉庫，被老百姓搶了；地主陳洪海和壞蛋李青山他們互相勾結，強迫老百姓交出所搶的物品，並且到各家去翻，把許多東西弄到他們自己手中去。

其實就是大家拉倉庫東西時，也是地主階級佔了最大便宜，因為他們有車有馬，窮人們只能打上兩袋洋麵，地主們一拉就是一車，所以，日本人丟下的許多東西，大部份落到地主們手裏去了——這也充實了地主階級的物質基礎。

地主們到處組織維持會，到處接收財產，這就是事變後他們的搶劫。

事變後時間雖然不久，但種種行動都訴出一個問題，即：封建地主階級在偽滿時代，在任任何一個地方也未會死亡，相反的都還健壯的存在着，因此，事變後，到處是他們的張牙舞爪的行動。這可以使我們同志們認識到：地主們真的活着，他們在爲着重建舊中國時代的統治而努力。我們可以這樣說：「如果沒有共產黨領導窮人翻身，地主們的努力是完全可以實現的；反之，我們忽視了他們這種活動，認爲日本人走了沒有鬭爭對象——特別是在繳租地區，則是莫大的錯誤」。

第三章 地主階級對農民的剝削

一 工資上的剝削

(甲)長工工資的剝削情況，據所知偽康德十二年時代長工工資如下：

縣別	區別	帶地數	錢數(元)
寶清	青山	二·〇垧	二〇〇〇元
寶清	青山	三·〇垧	二〇〇〇元(最高工資)
鶴寧	平陽	二·〇垧	一〇〇〇元
鶴寧	平陽	一·五垧	二〇〇〇元
鶴寧	平陽	三·〇垧	〇元
鶴寧	哈達	二·〇垧	七〇〇元
鶴寧	哈達	一·〇垧	一〇〇〇元

在康德十二年代，糧食一石平均約四百元，花旗布一尺四〇餘元，按寶清最高工資計算，三垧地可得九石糧，值三六〇〇元，再加上錢工資二〇〇〇元，共五六〇〇元。買布可以買到十四丈；但要

去了一家四口人的吃食得六石，只能餘下三二〇〇元，再去油鹽費用，頂多能剩下二五〇〇元，可以買下六丈多布，有單衣就沒有棉衣。粗看起來，關外工資比關內要高，原因在那裏呢？主要原因是地多，而且不用細緻經營，地主們把犁杖向外一出，春上多拉出三四垧地，就得了兩個長工工資。所以，地主帶地做工資，又可以開地增加土地，又可以增加收入（地上的副產物穀草），這就是帶地工資的原因。

（乙）不定工資和養跑腿的：跑腿子在地主家幹活，有講工錢的，但不講價錢的也很多。差不多的地主家，都養着一羣跑腿的。養跑腿的有幾種養法：一種是自幹活自吃飯的——無償勞動的剝削；一種是閒時住着吃飯幹零活，忙時給工錢——剝削閒時勞動。除此之外，還有用自家女人和長工勾搭上，揀上幾個工錢都花在他家，因為和他家女人有了肉體關係，也就不願意走，工錢低點也沒什麼，幹活也高興，永升屯張萬發家，養着幾個跑腿的就是這樣，這叫做「明支暗入」。年終的時候，地主們把長工和自家的人們，弄在一起開賭場，說是：「勞苦了一年，快樂快樂吧！」他一家勾起手捉弄工人，把幾個工錢弄個光，明年無吃喝，只好再給他做工，這叫做「一鍋湯」。

（丙）剝削「減工」，剝削「天候所誤的工」和「過節的工」：這主要是對短工剝削最常幹的事情。地主們一叫工夫叫上許多，他預先準備下一個打頭的，最能幹，後邊又準備下一個「查邊」的，在後邊追趕；到地割地時，帶上一批工夫，到地裏就幹，許多工夫趕不上蹠子，「查邊」的就發話了：「你不行，下去吧！」也許白勞動一歇，也許白勞動半天。在割地的時候，正是常下雨，要是割一整天當然算整工，就怕割了兩歇，雨就下了，結果不能算工。過八月十五，該放假一天，有的地

主，故意串通偽政權下通知：『爲了增產報國，中秋不放假』。地主從中撿便宜。

(丁)把持工行：各地工行，都是由當地地主們核計之後，才出價的，自然是比市價要低。

(戊)長工有事或有病誤了工，還得補工。

(己)整工資零仵：長工在地主家幹活，工錢不能一下支付，換夏衣用錢用布，就從地主家拿，零碎用就零碎拿；地主平時裝大方，每年結賬，總是欠地主的。寶清縣西五甲，有個李有成，弟兄倆在孫福勝家幹活，就是這樣一直幹了兩輩子，他本人幹了十二年，還是欠孫家錢。

(庚)記賬工資：地主家養跑腿子的，年終結賬，餘下工錢，地主說：『存着吧！拿出去還不是花了』！工人以爲是好意，地主從中剝削。

二 分種地

這種形式實際上是『外撈青』，剝削條件大同小異。如鶴寧縣平陽區富國屯的分種地，地主和種地戶的條件：

種籽：由東家借出，春借秋還，不不利。

牛糞：由東家出。

草料：由東家出。

穀草：按三七分，種地戶得三，東家得七。

糧食：按四六分，東家得六，種地戶得四。

又如鶴寧縣哈達區寶山屯，平陽區永發屯分種地的關係：

種籽：東家出，不還。

牛具：東家出。

草料：種地戶出。

穀草：對半分。

糧食：按四六分。東家得六，種地戶得四。

這兩種情況，實際上差不多。前一種還種籽不出草料，分穀草吃麪。後一種東家不要還種籽，草料由種地戶出，分穀草種地戶也佔些好處。一垧地從種到割、到蹠、到割、拉、打，共需牲口工十三、四個，人工四十三、四個。牲口工一工頂一人工，東方不過出了三分之一的工，分糧却佔去五分之三，這還沒算上零碎工的使用和吃青苞米等項。

分種地，就是窮人越窮的道路。

三 穀種瓜

這是封建剝削中最厲害的一種，由東家出地，種地戶於種瓜開始前兩月到主家去，名義叫做「養瓜地」，意思是先做好種瓜的準備工作，其實地還凍着，並沒有什麼活，只是住在主家白吃飯白幹活。

（有的還要出飯錢），這算是白搭的無償勞動。種瓜所用的瓜子折成錢，由主家與種地戶分擔，從瓜錢裏扣除。種瓜下子之後，種地戶就要吃自己，將來折成錢由瓜錢中扣除，一般按三斗糧左右核算。瓜地地租，比一般地租要高二成，一般地租是一石二斗至一石五斗，瓜地地租一般是一石四斗四至一石八斗；瓜地賣了瓜錢與主家平分，另外還得拿地租。瓜熟之後，賣瓜要用車用牲口，主家出，要算腳錢。賣瓜去所費吃喝錢，由主家與種地戶共同擔負（東家經常是參加賣瓜的，因吃的好些）。瓜才一熟，東家的男男女女，親戚小舅子都來啦，到地裏去吃，吃够了還得帶上走，這一筆概不算錢。瓜要長不好，賠了錢完全由種地戶負擔，要賠出種子錢還要交租。瓜賣完了，便算瓜種完了，兩家分錢，地主家往往還不甘心，想法子給你套過去。鷄寧縣永豐屯徐元坤，在偽康德十年時候，和一個跑腿老頭夥種瓜，把一切眼目結清，一家可分得四〇〇〇元錢，在那年頭是一筆不小的錢，徐元坤就拉攏老頭去賭錢，老頭打算回關裏老家，當做路費，死也不肯賭，徐元坤就罵，老頭子就哭；徐元坤又逼着要老頭再種一年，他企圖要老頭把那幾千元花在他手裏，老頭也不幹，徐元坤無計可施，又想出一條壞主意，那時瓜地裏還剩有一部份『瓜扭子』（小青瓜），徐元坤假裝說：『你要吧！我不要了！』老頭把這些小青瓜又收拾了一下，賣了有千多元錢，徐元坤把臉一翻，說老頭私吞瓜錢，連罵帶打，老頭要跑，他把老頭給勒死了。二道河子還有另外一種，老張和一家地主合種瓜，瓜長的很好，眼看着要賺錢，地主家便打發八歲小兒子，向種瓜的老張靠近，喊他『乾爹』，小孩的媽也來上勁，說是：『這孩可怪，光願意親乾爹』，老張也很高興；瓜賣了錢，老張手裏有了東西，叫乾爹叫的更帶勁了，老張想搬走，這乾兒子拉着乾爹，硬不許走，一定要住在他家，乾爹就得給乾兒子買這

備弄那個；到了過年時，乾爹要給乾兒子『壓歲錢』，又拉着乾爹賭錢，不出正月，老張的錢就光了，乾兒子也不叫乾爹了，乾兒的媽也常是指槐罵柳：『我們家也不是大飯店，養不起閒人』——老張只有走，到別家去賣力氣趕飯吃。

四 高利貸

在偽滿時，借貸平常是五分利六分利，多半是上打利，這是最輕的。

小城場老費家向外借糧，春借一石秋還三石。還糧時，在場上就還，斗由債主拿——當然是大的；糧食由他選定，認為不好時，要先用扇車扇一遍，再用篩子篩一遍，過斗時連壓帶拍，一斗要多裝半升。買契糧：也叫劈糧食窩子——已詳於前。

買青：春上窮人家因用錢，指青苗為抵押，向地主借錢，五、六分行息，到收糧時還錢；到高梁曬米時，又來催錢，窮人還不起，債主便要求指糧做錢，值十做七，打糧還賬。

有的借貸是上打利，半年一結算，打不上利，滾利做本，這樣的五分利，實等於年利十分。

五 當地 兌地

地主一般是不買當契地的，但也有例外，那就是有些靠他地鄰的地，小戶人家一時沒錢用要出

當，地主是收當的；小戶人家怕將來贖不起，盡量少要當價，地主目的是要轉當契爲死契，盡量擡高當價，使將來小戶想抽地也抽不起，永興村畢興奎當老高家的地，就用這個辦法。

另外一種當法是地主向外當地。地主有些山荒僻遠的地，不願意要了，他就當出去一部份，可是到了錢跌價時，高興贖，他又抽了回來。

兌地也是賣地的一種，一般指的是連青苗在內，在臨時急需的情況下，把地向外出兌；差不多是值五〇〇〇元，地主頂多給你出三〇〇〇元，這種情況在僞滿時是很多的；抓勞工、抓浮浪、通蘇犯、國事犯、經濟犯、壞蛋詭詐……常是弄的老百姓家破人亡，兌地的情況就是這樣造成的。

六 黑地、黑租、黑差、黑勞工、黑人

(甲) 黑地：造成黑地的辦法，以多報少，利用村政權打掩藏，把土地隨意向外擴展，一垧變成兩垧；報災，明明打了糧，硬說無收成；報荒，原有的好地，過幾年報成荒地，再不拿負擔。

(乙) 黑租：黑地上的租子是黑租，滿拓地軍用地出租，經手人從中加租漁利，也是黑租的一種。

(丙) 黑差：地主們不拿各項花銷，這是經常的事情，有些官府來的警察特務，到村中一定要住在地主家裏；吃喝一項，不但要轉加到百姓身上，地主本人不負擔，並且要把東西價錢擡高，品數虛報，值一報五，用一盒紙煙報十盒，從中佔便宜；巧立名目，私下收款，有時連個名目也沒有，反正

向戶下要錢就得給，跟着就勒脖子，特務警察下鄉不能空手回去，多少要勒個錢，不成問題要由老百姓拿，特務要十個，他們向老百姓要十五個，這正是勒脖子好機會。

(丁) 黑勞工：地主向來是不出勞工的，他們都推到窮人身上去了，零碎派工，他們也不出。

(戊) 黑人：吉林屯臧玉琳家，有個跑腿的沒有證明書，被他抓住，一幹就是五年；老達子溝郭生家的勞金，有三四個沒有證明書，一直在他家幹；石河北屯王有琳，在胡把頭手下當工人，沒有證明書，幹了幾年，又把他賣到山崎洋行；黑人就是地主的奴隸，滿洲國的統治，製造了一批這種人。

七 出荷與配給

地主們在出荷當中，不但自己不負擔，而且乘機抓上一大把，決不能輕視地主在出荷當中的剝削。

出荷量是隨地的多少好壞而定的，即每垧地都要出荷，好地多出，壞地少出，收成好多出，收成壞少出。地主們首先是在地的數量上隱瞞，李士玉種一百二十垧地只報七垧，這便不拿一百餘垧地的出荷；其次，他還要從出荷當中，抓回一批糧食。出荷多少，按地收成好壞，分成三等：大田一垧至少出荷〇·五石，中等一·〇石或〇·八石，上一·二石至一·三五石不等；水田頭等地出荷九·〇石，二等地出荷八·〇石，三等地出荷七·〇石。莊稼收割時，開拓科或滿拓家下來人查看，地主們招待，最後由地主們和村長們共同報告，誰好誰壞，地主們種的頭等地，報的三等出荷，偽滿警察

特務的地，則公開的不拿出荷；地主們和屯村牌長們公開的瞞地，公開的降低出荷等級，秘密的把出荷轉嫁到窮人頭上。

在收出荷糧時用大秤收，沒有人敢說第一句話；到了縣裏，交出荷糧的管理機關又要「打樣子」，用糧食探子一探就是一升，一麻袋取出一探子去，十麻袋就去一斗；過秤的時候，由他擺佈，一百斤至多能過到九十斤，送出荷的結果，十回有十回準不夠數，回來時，村長們又向戶下要二次出荷糧，這次他不用秤，改成用斗，斗是他自製的，要的數目是無憑無據的，要上去，說是補充出荷不足之數，實際上是入了地主們的私囊；幹這個鬼事，有許多時候，是地主們村長們和縣中收糧人，勾結在一起幹的。收出荷糧時，規定一個數目，地主們往往從中又加一部份，一垧地加一斗或二斗不等，這就是給地主的出荷糧，地主們不但不拿出荷，實際上在出荷當中，他從全體窮人身上，也抓回來一批出荷，這一筆收入，往往比他本人土地收入還要大。

要出荷糧的時候，催的緊的很，地主們也緊着招呼，於是督促勞金們晝夜加工，地主們又乘機多剝削一批勞動力。

地主們在出荷時，好地報荒地，窮人們荒地也得拿出荷。

在私有地區有一種地主，直接替佃戶管理出荷，即佃戶把出荷糧交地主，由地主辦理出荷。在滿拓地上，有一種二地東，他從滿拓家弄下一批土地，轉租出去，各個戶也把出荷糧，交給二地東代辦，佃戶們圖個省事，地主們從中喝血，那就是他把出荷數量擡高，賺上一筆，同時出荷交出之後，所領配給物品，也全部留下，這就是地主們代佃戶辦理出荷的原因。

出荷要收糧要送糧，要用車馬，要上城吃飯，地主們都來參加，腳錢要貴，吃的要好。出荷雖重，只苦了窮人，地主們反而擴大了佔便宜的機會。

領配給的時候，是按人的社會地位及出荷多少，土地多少來分等級的，日本人領的是特等通帳（有些高級特務漢奸也是這種通帳），偽滿官公吏領的是甲等通帳，偽職員地主們領的是乙等通帳，老百姓們領的是丙等通帳；地主們出荷少，領配給却站在前頭。

出荷到一噸，才配給一定數量的布和線，用這當做出荷糧價，小戶人家交出荷，誰家也不一噸，歸攏上去，就是多少多少噸，自然是領下一批布來；每年配給量不一樣，可是不論那一年，老百姓也不知道到底配給多少，人家給多少是多少；地主們不出糧或出的是壞糧，領的是上等糧的高價配給品，地主們不出糧食，却和村長們合手，扣下最多的配給品。

窮人們沒有勢力，村長們想要多吃一份配給品，有時故意說把你的名字丟了，未報上去；『你不信可以去問村公所』。窮人們那敢不信呢？跑腿的出勞工，通帳要交給牌長或村長，他留下來領配給用，你回來時，他還可以故意拖着不給你，說是拿上去還下不來，這就是頂名多領東西的辦法。

尅扣配給品的一般辦法，是燒酒摻水，豆油加米湯，一斤給你八兩（有的只給七兩），烟捲把上等烟留下，數上抽頭，老百姓對這不滿意，村牌長們就說：『我們一天跑腿，連雙鞋也沒人給買，白跑』？有時好紙烟地主們就公開用了，說這是『特別配給』。

有些新遷來的小戶，要領『通帳』，領下來之後，故意拖上幾個月，好扣東西。至於領東西所用車馬飯食，還是一樣，大戶佔去便宜。

在領配給品一項裏，地主們不單領的多，領的好，而且侵吞了許多老百姓的配給品。

八 配給馬、貸款、種籽、賞金

配給馬是偽政府爲了增加土地生產，貸給羣衆的馬匹，由偽縣府開拓科，將馬（或牛）分發給各馬車組合，再分發給各村長牌長，轉到各戶手中；一匹牲口配給價格均在一千餘元，領時先交半價，剩下的欠款三年交足，這是一種借貸性質，規定家有五垧地以下者不能領。配給牲口放下來之後，各大戶與村長牌長們先把好的檢走，剩下的壞的牲口，交給老百姓抓鬮，老百姓看着些爛馬壞牛不要，但不要又不行；恒山區小恒山欒希禮一家就領了五頭大牛，義安屯姜世泰一家就領了三頭大牛，平陽鎮鍾正義家領了十二匹馬，配給牲口基本上是便宜了各大戶。

滿拓家每年發放農業貸款，春借秋還，使用這種款項的人家，至少是家無負債，家有車馬，不夠這個條件不能貸；這筆款到了村中之後，照例是落到地主們手裏去，地主們不需要這筆錢種地，他便用這筆錢轉借給農民，施行高利剝削。

偽興農合作社每年貸出種籽，也是落到地主們手裏去，他們再轉借給老百姓，進行高利剝削。出荷多了有賞金，或其他獎勵金，向來是落大戶手裏。

九 馬車組合與地主階級的結合

馬車組合，是專管供應日本帝國主義使用馬車的機關。幹這些差事的，又多半是地主本人，不然就是地主的腿子。鶴寧縣太平鄉的劉殿三，又是地主又是大馬車頭；平陽站的李延年，就是當地地主的腿子，又是最大的馬車頭。因此，馬車使用中所造成的剝削，實際是地主階級直接參加的，日本人要十輛，馬車頭就敢要十五輛，富餘五輛他自己使用；馬車出來，本來都給有車價，這筆錢都是完全留下（個別的給出一點）；向各村要馬車由村長統一辦理，因此，大戶概不出車，要出上一輛兩輛，也是近地輕活才去，整個是由小戶擔負，小戶出車多，牲口就短；大戶出車少，牲口就有富餘，一是向外出租，一是進行換工剝削（故意抬高牲口工價）。

十 出勞工

出勞工，不只是不公平，實際上，是地主階級的一種剝削。

要勞工由村長牌長要，專找跑腿的，窮漢子，有的人連出勞工多年（平陽鎮有個關德三，從十四歲出到十七歲）；地主們村牌長們，向例是不出勞工的，這是他們自立的規章，窮人們一定要常出勞工，這也是地主們給定下的。窮人們男女老少靠着身子吃飯，一出勞工，全家都得挨餓。另外，在未

出勞工之前，村牌長們先列出一個名單，在百姓中喧嚷，這次有某人某人；大家都不想去，於是盡量弄上幾個錢去打點，村牌長們也收，地主們也收，弄到最後，是出錢少的或出不起錢的人去；有些人已經定了，要他出勞工，忽然借到一筆錢，馬上買通又可以不去，抓住另外一個倒霉的頂；這樣，他們不但去，還要賺上一筆，窮人們叫苦，他們還說：『這怨你們命不好，太陽不是也打你們門前過麼，怎麼偏偏你出勞工？』

十一 地租的剝削

分種地『撈青』，本來是地租形式之一種，現在要談的是一般地租。

在東北一般地租是糧租，軟硬糧在內，每垧地租價一石至一·五石，個別也有講錢租的，租價折糧，大體相同；租價一石的，出荷由佃戶負責，租價一·五石的，出荷由地主負責，一般地主多半負責出荷，因為那樣可以直接落下配給物品。

僞滿地主的地租內容，和出荷剝削是相聯的，單從租糧一點上，看地租的剝削是不足的。

另外就是牲口租，一頭牛的租價一石至一石三斗，全年草料喂養均由佃戶負責；牲口丟失，由佃戶賠償，疾病要預先通知，通知不到，牲口死亡，也由佃戶負責。

十二 換工的剝削

牛馬都掌握在地主們的手裏，他們就以此爲剝削手段，普通情況是一個馬工換兩個人工——割地工，一付犂杖三個牲口一個人，至少七個工。平陽區一帶有的換九個割地工；寶清一帶一付犂杖頂少四馬一人，有的換到十二個人工。這樣，要是種一垧地的窮戶人家，按割三遍計算，一遍至少要還人家兩三個工，要種兩垧地，至少一遍要還四五個工，這就是說，每遍地要割時，窮戶人家的地，要比地主家的地晚割三至五天，要是在割一遍時遲這樣幾天，窮戶的地就荒了，地主們的地每次割在前頭，自然長的好。窮人家牲口不濟，換種地工換種地工，種兩垧三垧地，全家勞力就變成了地主的；地主們只要有幾匹好牲口，出去幾天，把割地割地工就都換回來了。這就是以往的換工情況，以往的換工是地主們的剝削窮人的形式，是地主們把持牲口，從而操縱勞動力的表現。

十三 強佔窮人土地

一種是直接搶佔。明明是小戶的地，地主給種上，小戶不敢言語。

一種是欺騙。小戶的地和他爲隣，他年年向你欺進去，他越種越大，你越種越少。

一種是圍地。有時小戶人家刨了一塊荒地，地主們看着好，他便在你四周圍把地都圍起來，年年

向裏侵，最後把你的地消滅。

一種是逼着買地。你地和他地爲隣，他耕地蹙地，到你地裏去拐彎，他向你那裏欺，搗的你沒辦法，你只好出賣；買地地隣有優先權，便弄到他的手裏。

一種是用滿拓經理人或日本人的勢力，把老百姓新開起的好地，收過來自己耕種。

一種是賴地。你這裏種着一塊地，他弄來一份照，說是『這地是我的』，也有時他的照管不到你地界內，他便到上邊聯絡，把照改一下，把你的地劃到界內沒收之。

一種是搶荒。窮人也開荒，地主們不管你開了多少，拉出洋犁，一走就蓋過去，你和他講理，他說：『你開麼？你都開了好了』。事實上，窮人開不起那樣多，他又說：『你開不起你也負不起責任，就誤增產不行』！他便開過去，把小戶開的地也給弄掉了。

一種是收買『小票』。在滿拓才繳照時，各地各戶都有『小票』（即臨時執照），允許將來有買回權，究竟那年實現還不一定，小戶們對這小票就冷淡，地主們便賤價收買；到土地買回時，便取得了大批買回權（買回權的奪法見前）。

一種是用蓋照。你也領了照，是從縣領的，他從省裏領來照，同在一塊地內，地權只有歸地主——因爲他的照門頭高。

十四 打荷草、打洋草、打柴

日本人要荷草，規定一個勞力交半噸草，但地主家一噸也不打，連他家的勞金都不打。窮人家把草打好送交村公所爛了一棚，二百棚都不算數，落下這批荷草給別的人家（拿賄賂的）頂。義安村有個老王家，打了一推荷草，檢查之後，有幾棚爛了，說不行，要重打，老王家只有重打，村公所把這批草都給楊義合頂上了——因為他花了錢。荷草有草價，配給水襪子，老百姓從來未得着，地主們村長們水襪子就穿不完了。送荷草地主們出車掙腳錢。

老百姓舖房草要打，喂牲口草要打，這叫做打洋草。這雖是一片野草，却也是地主們對窮人掠奪的場所，窮人們房子不好，一下雨就漏，趕忙弄上草就得補蓋；大地主的房子不漏，窮人忙着修理房子的時候，他把好洋草都打走了。有些時，有好洋草打不完，他就用柳條子圈上，窮人不敢動他的。有的時候，窮人也估着個好的草場子，那也沒有用，地主們人多，用的是大扇刀，窮人們一兩個人在割，人家一來六、七個人，一轉眼就割一大片，窮人生氣，也沒有辦法。洋草被地主們霸去了，窮人要，就得出錢。在打荷草時，本來不許打洋草，地主們有勢力，又不用打荷草，但窮人們忙着打荷草，人家就搶到打荷草的場子去打洋草。

打柴要估柴場子，這和打洋草一樣，地主們佔了好場子，窮人不敢去沾邊；但窮人們佔了好場子，地主們却可以奪去。

十五 把持糧價

秋天老百姓要還債，糧食不賣不行，地主們就大量收買；春上老百姓糧食不够吃，非買不行，地主們就任意高擡糧價。偽滿糧穀不準自由買賣，對地主來說，只是增強了剝削的條件，因為他更可以自由摻假，給小秤，要高價。

十六 強要工

地主們狗腿子們有勢力，可以隨便派工給他家去幹活，誰要不去，他就要送你當勞工——這是頂厲害的一手。地主們用這一着，可以自由支配許多勞力，可以扣住許多沒有證明書的跑腿子，長年給他當牛馬，誰要敢不滿意，那你馬上就要吃虧。

十七 加工業的剝削

加工業要經敵人許可，這只有地主們才辦得到。加工業不是個工商業機關，實際上是統治工資、進行高利貸，剝勒索糧食的綜合剝削機關（這點以參看前所述福泰號的剝削）。我們只單純地把它

了解爲工商業機關是錯誤的。

十八 當舖

當舖就是地主們的高利貸機關。平陽鎮大地主李子章，他們開了個當舖，值十當一，月利五分！一年不贖就算爲死當；平陽站有個小當舖三分行息，五日一結，這簡直是贖古未有的高利貸。

十九 會局

事變後產生了許多會局，這也是地主們更野蠻更無理的剝削機關。六安屯有個劉生（地主，警察，胡子），開個會局誰不去縣不行，去賭贏錢走不行；許多會局，都是強拉軟誘的使農民上圈套，進行拚命的勒索。

二十 其他

71 地主的剝削辦法是說不完的，除了上邊所列舉的各種各項之外，還有許多，如蓋房子要老百姓幫工；死人，娶媳婦，生孩子要老百姓送禮；村裏開會要吃會，吃一個報五個，由老百姓出錢，吃剩下的拿回家去；來往支應，從中佔便宜……等各地各事，時有其不同辦法，要和羣衆好好研究。

地主們把持工價與糧高糧價結合運用，有這樣的事：剝地開工時欺騙工人說：『今年可以開一百元一天』。當時米一百五十元一斗，工人們想一天半可以掙一斗米，可以幹；幹到結尾時開工錢，地主們又說：『別處都是六十元，咱們也得隨行行事』。這時米價，却由一百五十元一斗，漲到五〇〇元一斗，這樣剝削的就更重。

草甸子荒山坡，有許多被地主們霸過去，說是他的。下亮子區正鄉屯竇家大院，把全屯的草甸子都佔去，老百姓打了草打了柴，晒乾之後，他便套上大車去拉，和打柴草的人對半分。

第四章 幾點總結

(一) 日本帝國主義使東北殖民地化，對土地施行繳照，對經濟實行統治，對人民施行高壓政策，這一切，不但未曾削弱了地主階級的存在，反而使地主階級在與敵人結合之下，在得到敵人的支持之下，在取得了警察特務等新的黑暗統治形式下，地主階級從各方面，擴大了剝削範圍與剝削深度，在方式上，也比任何時更蠻橫，更露骨。

(二) 但由於滿拓地、開拓地、軍用地的繳照，移民地之歸滿拓，加工業爲地主階級獨佔，形成爲勞力剝削、高利貸剝削的綜合機關，使許多地主脫去了中國時代單純吃租和高利貸的外衣，而穿上了更惹人眼目的外衣。他們裝成沒有土地的樣子，他們裝成經營地主的樣子，他們裝成工商業者的樣

子，他們裝成完全跑腿，不當權的樣子……，使許多看慣了舊地主剝削形式的人們，一下子看不到他們的木質。

(三) 關外的地主階級，是與日本帝國主義相結合而存在的（未相結合的，在殖民地化的過程中，被淘汰掉了，沒落了）。由於在這種結合關係下，擴大了剝削範圍，加深了剝削程度；也由於敵人的無限勒索，使地主們的收入，完全跳出了簡單地租和高利貸的範圍——即簡單的舊式地租，簡單的舊式高利貸（因為不能滿足地主的要求和敵人的要求），地租剝削關係擴大了，它與出荷的剝削、黑地、黑租（無地權而有地租）、荷草剝削、高度無償勞力剝削……等相結合而出現了；高利貸向剝削關係擴大了，它與加工業的買入與賣出相結合，它與農業貸款，貸種籽，貸牲口等相結合而出現了；因為地主階級不單要滿足自己，而且要滿足它的爸爸日本帝國主義，單是那幾斗和糧，有日本帝國主義的，就沒有他本人的了。

現在介紹兩家地主的收支概算情況：

鷄寧縣恒山區小恒山村關奎義，他家有三十九口人，十個勞金。他父親在偽滿時，先當教員後當村長屯長，偽康德十一年死了；他的二哥接着他父親當屯長。偽康德六年前，關奎義本人在程子河炭礦當大把頭，當過教員，後當過憲補，勤勞奉仕大隊長，事變後當地主們自己的公安局長。他的大兒子在鷄西炭礦當坑長，長生礦一坑主任，小恒山礦修蓋巴彥縣工人宿舍大把頭；二兒在長生礦當大把頭，大侄當國兵，二姪在小恒山礦採炭所勞務系當先生，四弟和五弟在鷄寧城內開買賣。

他家共有小照地五十餘垧，黑地二十餘垧，共七十餘垧，自種三千垧；出租四十垧；自種地一垧

接收四石糧計，出租地一垧接收租一·五石計，全年共該收入糧食一百八十石（黑地二十垧在外）；一垧地按出荷六斗計，應出荷糧三十石。本家人和勞金共計四十九口人，每人平均吃糧按一·五石計，計共合七三·五石；自種地每垧地種籽犁杖消耗，平均以二斗糧計，共合六·〇石；十個勞金每人工價按七百元計，共合七千元；當時糧價按三五〇元一石折合，共得二十石，工人帶地平均每人一·五垧，打糧以每垧三石，計共應四十五石；八匹馬，一馬抵一人，按一·五石糧消耗，共應一二石；全家四十九口人，油鹽醬醋開支，平均按每人三斗糧計，共應十四石七斗；勞金在外；全家三十九口人，每人一件單衣一件棉衣，應用錢（單衣按七尺布，棉衣按十四尺布二斤花，布每尺三十元，花每斤四十元）七一〇元，合共應支洋二七·六九〇元，一石糧食三〇〇元，共合糧九二·三石（其實他們穿的上好，實不只穿這點東西）；來客支應，給日本人特務送禮，每年至少需錢五〇·〇〇〇元，合糧一六六·六石；以上共支出糧數約為四六〇·一石，不足糧數二八〇·一石。

關奎義並不虧空，他還有很大的富餘，因為他有許多其他收入：

項目	數目	佔總收入百分比
八匹馬在曠上拉腳的收入(年)	五〇·〇〇〇元	一〇%強
二十五間房租收入(年)	一〇·〇〇〇元	二%強
鷄寧雜貨舖收入(年)	一五〇·〇〇〇元	三二%強
配給品領得收入(年)	三·二〇〇元	一%弱
剋扣配給品收入(年)	三〇·〇〇〇元	六%強

吃黑出荷糧(年)	二〇・〇〇〇元	四%強
吃黑荷草收入(年)	八〇・〇〇〇元	一七%弱
做事人收入(年)	八〇・五〇〇元	一七%強
土地直接收入(年)	五四・〇〇〇元	一一%強
總計	四七七・七〇〇元	一〇〇%

註：(一)『配給品領得收入』一項，指的是交了出荷之後，可能領到的東西，估計布六十四尺(每

尺按三〇元計)線二十縷(每縷按六〇元計)棉花十斤(每斤按四十元計)。

(二)『剋扣配給品』一項，包含布疋、洋火、豆油等項的剋扣，每戶按一五〇元計。恒山村按二〇〇戶，共得三〇・〇〇〇元。

(三)『吃黑出荷糧』一項，每垧地按平均吃三斗計，小恒山村按二百餘垧地(戶下)，共得七十石糧左右，每石按三〇〇元計。

(四)『吃黑荷草收入』一項，全村按二〇〇勞力計，每人每年交荷草八〇〇斤，共得一六〇・〇〇〇斤，每斤草價五毛，應得八萬元。

以上均按偽康德八年物價計算，不是精確的統計，是由當地老百姓共同約計的，大體上是可靠的，百分之八十九的收入，是土地以外的完全無理的剋扣。

再介紹一家。平陽區長安村劉鵬九，是個偽屯長還是特務，當時種滿拓地五十垧，內有三十垧稻田，二十垧大田，這五十垧之中含有黑地十垧，一共雇九個勞金，因為他有勢力，弄着誰都得給他

幹，勞金的價錢特別少，不高興就送去當勞工，他會用過一個沒有證明書的人，用了四五年，一個錢也不給；在下雨陰天和工人們說笑話，要工人們給他買大烟吸，工人們怕他找岔子，也不敢不給他買；有個姓柴的勞金，和他兄弟爭了幾句嘴，劉鵬九把他送到憲兵隊，打了個半死；和人家分種稻田，借種子借一還二，劉鵬九的地，出牲口管拉管耙，到秋後對半分。他一家領十九條配給牛，四匹配給馬，又開稻米所，又開火磨；他和警察憲兵打連手，什麼也行的通。偽康德十一年，敵人從長安屯要工一百五十個，每工發三元五毛錢，完全被劉鵬九吃掉，長安屯給敵人送稻草，一垧地送二千斤，敵人也給草價，老百姓一個也得不到。打荷草有一個勞力應該打一份（八百斤），他家十來個勞金，沒有一個人打，叫別的老百姓打一千二百斤，敵人發了草價，他統通留下。明令出荷那年，老百姓沒吃的，放倉穀，劉鵬九把倉穀扣下賣錢。茲將劉鵬九於偽康德八年一年收入情況，列表如左：

稻田收入	三〇〇・〇〇〇元	二八%強
大田收入	六〇・〇〇〇元	六%弱
經過水把頭尅扣	一二〇・〇〇〇元	一一%強
尅扣荷草價	二〇〇・〇〇〇元	一九%弱
尅扣稻草價	六〇・〇〇〇元	六%弱
尅扣倉穀價	三〇・〇〇〇元	三%弱
稻米所麵磨剩錢	二〇〇・〇〇〇元	一九%弱

剋扣配給	一〇〇・〇〇〇元	九%強
共計	一〇・七〇・〇〇〇元	一〇〇%

註：

一、稻田每垧按十石計，每石按千元計，三十垧應收的三十萬。

二、大田按每垧收三石計，每石千元計，二十垧應收六萬。

三、長安屯有個水把頭看水道，每垧地要給水把頭四斗稻子，全屯應得一二〇石，劉鵬九種水田一錢不拿，反而多收稻子，說是給水把頭，年多得一二〇石。

四、當時長安屯按五百勞力要荷草，每人八〇〇斤，共合四十萬斤，每斤草價五毛，應得二十萬元。

五、倉穀數按五十石計，每石按六千元計。

劉鵬九剋扣工價，高利貸剋扣的收入，勒脖子的硬逼硬要……等都未計入。八一五事變後，他們組織大排隊，向戶下要錢不計其數，也未計入。

根據以上材料看，可以知道：東北的地主之所以成爲地主，並不是只限於形式上土地的佔有，而決定於實質上土地的佔有。從表面上看，他沒有什麼土地，從實質上看，他把着當地地權，他從土地上取得了千萬人民的血汗；像劉鵬九者流，誤認爲是富農或經營地主，是錯誤的，因爲他們的主要收入——高度的超經濟剋扣——並不限於他所直接佔有的那幾垧地上。

東北地主的剋扣，不爲直接土地佔有範圍所局限，東北人民的被剋扣，也就不止於出租與一般高

利貸剝削；但地主之所以能剝削，與老百姓之所以被剝削，仍然是以對土地權的佔有爲決定前提的；不論在那一種地區，那些橫行霸道，欺壓百姓的地主階級們，首先都是由於他們把持了當地地權，而後把人民束縛在那裏，成爲他們的剝削對象。老百姓呢？則由於抓不到土地的自由權，爲了吃穿，才不能不忍氣被剝削，所以，並不因爲地主階級剝削範圍的發展，而減低了地主階級對土地的自覺的把持。有許多同志，認爲僞滿之後，地主對土地冷淡，不積極擴展，是錯誤的；老百姓也不因爲東北土地多，使自己對土地的重要性感到冷淡；老百姓心裏明白，就是由於自己沒有一塊可以自由使用的土地，才年年受人家的冤氣；有的同志認爲東北老百姓對土地不大注意，是錯誤的，人民之不關心土地，是他在未覺悟前心懷恐懼的表現。

(四) 僞滿時代，只有一部份私有地區，土地可以買賣，其餘地區，土地均不能自由買賣，地主們是不是不進行土地買賣呢？不是的，土地買賣之在繳照地區，一是小照地的爭奪，一是把持土地權的權位的爭奪；地主們的經濟，是向這方面使用的。每年過年的時候，沈子均便送上幾車狐皮、熊掌、人蔘、鹿茸……等，到長春給日本人，也給中國漢奸，爲什麼？就是爲的取得他的地位，他自己說：『換回來的東西，比這個多的多』。不許土地買賣，使地主們了解到浮產的重要，『有東西有錢可以買的鬼推磨』，就是他們的座右銘。因此，地主們的積蓄，就是浮產，布疋、金銀、驢馬……等，有這些，便可以當地主，有朝一日許買地，馬上可以原形復回；所以我們只看見地主的幾垧地，不知浮產是地主們存在與恢復的根底；分了地不澈底追浮產，窮人們在土地上，是並沒有解放的，因爲窮人們發財跑不到他們前而去，因爲地主們拿出金子當木錢，買成馬，開大荒，隨時可以再成爲地主。

樺川縣地主階級的初步調查

富振聲

在進一步深入發動羣衆運動中，對地主階級進行詳細的調查，考查其發家歷史，及其對農民的剝削方法，是十分重要的。這不僅可以使領導幹部了解羣衆運動發展的深度，以及對地主階級打擊的深程度，而且主要的是可以啓發農民羣衆的階級覺悟，本文係根據樺川區幹部會議的材料寫成的，但因材料不足，只能對地主階級敘述個輪廓，這是不能給人十分滿意的地方。

樺川的土地改革運動已經一年了，在這一年的蓬勃發展的羣衆運動中，地主階級遭受了初步打擊，已經被羣衆圍爭一、二次和正在準備圍爭的大、中地主共一六八名（其中大地主五七名，中地主一一一名），地主階級的土地、房屋、牲口、糧食等大部被分配了，但他仍保有大批的黑地、黑馬、黑糧、黑槍，以及比較貴重的浮產，他的威風還沒有澈底被打垮，他與特務、漢奸的聯系還沒有被斬斷，他們還在時時刻刻的準備『翻把』。茲將樺川各區被圍爭地主的數目列表於下：

區別	大地主	中地主	合計
長發	五	八	一三
公勝	九	九	一八
營子崗	七	六	一三

太平鎮	六	一三	一九
蘇家店	四	五	九
悅來	一一	三五	四六
田祿	三	三	六
第十區	三	三	六
黑通	五	一四	一九
永安	三	一四	一七
大賚崗	四	四	八
總計	五七	一一一	一六八

在這一六八名地主中，雖然他們的發家都是從窮人身上剝奪的，但其發展的道路是不完全相同的，大致有下面的幾種類型，茲分述如下：

(一) 名爲『開荒斬草』實則靠土地壟斷剝削窮人發家的大地主，樺川本爲碩達勒達人（即俗稱老達子）的區域，他們『逐水草而居，以射獵爲業』。數十年前樺川尙是一片荒郊，渺無人煙的地區。（樺川縣誌）清光緒三十一年，由吉林將軍派三姓交涉總辦曹廷杰，赴蘇蘇屯一帶勘驗荒地，以後又驗明雙榆樹（即悅來谷太屯）、小營子崗、寶靈山、柳樹河一帶，準備放荒。三十二年由三姓旗務司（滿清民政科一類的組織）派佐領（官名）全亮（滿名）和委員滿祥五前來丈放，以四十五垧爲一方，每方收紙筆費十七吊五百文，三十四年經臨江州（即富錦，又名富克錦，待考）吳劍青司馬

(官名)派起員郝聯芳續放永平社(樺川東部)各荒，每方收價七十五吊，原有小票者(三姓初放給發小票未換照)每方五十七吊五百文，西半部歸依蘭管轄，名之曰東興鎮(即佳木斯)及火龍溝等處，多歸依蘭旗務處丈放，任領戶指定地點，築室鑿井，自行開墾，逐漸始有農戶。宣統二年，樺川設治(設縣)經孟頌平監督(縣長亦曰縣知事)請准自行放荒(均見樺川縣誌)。在放荒期間，因土地便宜，有人便乘機領了大塊荒地，以後就依靠土地壟斷，與別人份開，而發展成爲大地主。如大賚崗的顧老太太就是所謂『開荒斬草』的大地主，據說其夫顧有堂，原給放荒官員趕馬車，放至大賚崗時，便把大賚崗的土地指給他，其地界是北至大江，東至石礮，南至山，西至牛成林，於是顧有堂便從『出身貧賤』一躍而爲擁有數十方荒地的大地主了。數年之後，南滿移民越來越多，大家都想到『北大荒』領地，但許多土地都有了主了，只好與地主『份開』，或三年不交租，這樣一來農民們辛辛苦苦的把荒地開墾起來了，但大部熟地都歸了地主所有。顧老太太當家後，又長靠『壓飛照』掠奪土地，把靠近他地界邊緣的土地，都霸歸已有，顧老太太就是這樣靠霸佔剝削窮人起家並成爲大賚崗的統治者的。再如順山堡擁有一千垧土地的大地主張伯然，他原名張慶綸，又名慶伯然，係隨旗漢人，講武堂畢業，前清與民國初年在懷德當警務長，家住吉林北六台，擁有三十垧土地，民國二年將所有土地出賣，每垧賣一萬吊，來樺川後，前後買了一千來垧地，每垧只一百多吊，於是他由中地主一變而爲統治樺川的大地主之一了。

(二)靠發橫財起家的大地主即所謂暴發戶大地主。黑通泡子沿的李富，來時只哥兩個，家境貧困，在江北爲人抗活。後遇江上沉了『巴拉斯』，他在江裏撈到了麵，將麵運金溝換金子，發了洋

財，買了一百多垧地。以後又匿下了『金狗子』（淘金）的破棉袍（內藏許多金子），氣死了『金狗子』發了橫財，又買了五百垧地。因此他家財大富，有七十匹牲口，雇四五十名勞金，這就是所謂『不殺窮人不富』的暴發戶地主。另外也有以自己的私槍借給跑腿子，在指定的地區當胡子，與胡子共分金銀財寶，因而暴發為地主者。

（三）靠敵偽勢力剝奪窮人起家的大地主。在偽滿時這種類型的地主是相當普遍的。達子營的劉陞，民國時只四十垧地，偽滿康德四五年，他和日本二二〇部隊聯隊長小林勾上了，小林住在他家，與其共同經營洋瓦廠、煤廠、豆腐房、油房，合作社貸款由他向外放，在敵人羽翼下，發了大財，買了二二〇垧（連從前的共二六〇垧），馬二三四，雇工二五個，弄的家財大富，大權在握。發家之後，當屯長，康德九年當朝陽川村長，與小林共同害死過十三條人命（內有因為打頭的丟了一條褲子，而逼死了更官一名）。黑通的張振青，民國時給人抗活，偽滿時，與佳木斯大特務梁金勾到一起，梁金是日本特務頭子廣野的乾兒子，張便靠這種勢力，在黑通開了小舖，除賬放款，拔了賬戶的鍋灶，牽了牛馬，治了八十垧地，其為人窮兇極惡，刮乾了黑通的地皮，一棵白菜（誣賴）罰一百元，與窮人份養母猪，下多少窩分多少窩，母猪死了還得分一半死豬（超過一般慣例）。營子崗的周春林（即周家油房）原籍懷德人，舊中華民國時來佳木斯，正趕上老占東（胡子）進街，他趁機發了一筆洋財，就在營子崗買了四十垧地，餘下的錢借給他的親戚范廷顯（破落地主有地二〇〇垧），不幾年即將范的土地全部滾進來。偽滿時當了十二個園子的村長，兼配給店主事，尅扣配給，變賣配給品，以後，全村土地都弄到他的手裏。其辦法有二：一、用高利貸滾；二、在偽康德六年，敵人收民

照，地照交到他的手，便將好地扣下，自己收租子，用這種辦法搞來幾百垧，以後他將全部土地都收歸自種，雇四、五十名勞金，驗地時騎着馬，真是威風凜凜，不可一世。家裏開油房，佳木斯有買賣，營子崗的警察署是周家的，他家的姑娘跟警長搭妍頭。附近的草甸，不許別人打柴，全園子人都得給他做活，不做就趕到外園子去。大賚崗木舒吐的崔俊山，原籍奉天寬甸人，僞康德元年來大賚崗，來時什麼都沒有，租西火龍溝馮輔臣十餘垧地，家有三個勞動力，自己不勞動，給燒鍋買糧食，燒鍋出十三元他給賣戶十元，幹了三年，就剩了數千元。康德四年，買了范有才三十六垧地，地價六千元，他只給了一半，范有才過去在抗聯工作，不敢在家，跑到哈爾濱，以後回來向崔要地價，崔即賴賬不給，並威脅說：『你要錢，咱們就到特務那裏去！』范懼怕出事，就算作爲罷論了。有一勞金是青份，種了四垧土豆子，秋後崔將全部土豆子都賣給日本關東軍司令部，敵人每斤給一元，他給青份是五角，並藉此勾上了關東軍購買系主任，從此就給關東軍辦事，無惡不做，幹了一年，剩了一萬多元，又買了黑魚屯徐夢勤二十垧地，臥龍屯老劉家二十垧地。第二年關東軍放麥籽又歸他放，他留下了三十石磨麵賣了，這錢又買了顧老太太五五垧地，七年又買了三十垧地，以後當甲長又買了三十垧。九年給合作社收買白茶，每斤扣二、五分，共買二十四噸，這一次就剩了五十多萬元，又買了本屯五十七垧地，在龍江省訥河買了一一〇垧，二十五間房子，剩下的錢，在瀋陽西關外又買了一垧菜園子，一垧菓樹園子。這樣一來，他家只九口人，却有地二二七垧，十四匹馬，二十二間房子，財產浩大，在剝奪窮人的基礎上建立起他的地主家業來了。

(四)滿拓地主。二龍山的李鳳武，他以前給地主袁顯平趕車，袁將女兒嫁他，他就給袁家管

家，日本將袁家的土地收爲滿拓地，他便與日本人勾在一起，殺雞請客，溜鬚拍馬，雇二十餘人給日本人種菜（七十垧），經營二龍山僑興農合作社，將剋扣的配給品，變賣給雇工，因而發了家，有牛十一頭，馬十二匹，是二龍山的統治者，因此他成爲經營滿拓地的變相地主。

（五）轉化地主。即將土地逐漸轉移到工商業，變爲資本家，但其剝削的實質仍然是封建性的，因而他仍然是封建地主。悅來埠頭的沈小齋，原是埠頭的佔荒戶，全江沿都是他的地。後將土地逐漸出賣，轉入工商業與高利貸，僞康德八年時還種二百餘垧地，九年時即種一百多垧，十年時即種五、六十垧，『八一五』事變時，即種二、三十垧地，開了他糧棧，在悅來街宋程油坊，東興泰燒鍋，都有他的股本，贛山有他的買賣，哈爾濱過去也有買賣，糧棧燒鍋的高利貸特別利害。全家都不勞動，有大司夫，外櫃勞金爲其効勞，兒子作日語學校的校長，其餘都是學生教員。

以上五種地主發家的典型，不管其花樣如何不同，但其發家的根源，都是依靠剝奪窮人的血汗的，其剝削的主要對象爲貧僱農，下面我們想把地主階級剝削的方法作一概括的敘述。

（一）對僱農實行農奴式的剝削。1、無限度的延長勞動時間。許多雇工都是半夜吃飯下地，太陽落山才回家，每天休息時間只有四個小時。如黑通地主吳克鋒種一二〇垧地，他是剝削雇工的能手，別人給他送個外號叫『吳半夜』。2、無限制的提高勞動強度。吳克鋒一年春季換了三個打頭的，在地裏幹的又猛又快，許多抗活的累的吐血，不能再幹下去，抗活的病了，他就一脚踢開，趕你滾蛋，他常對別人顯示自己的威風說：『好騾好馬累死多少，何況你這人吶！』3、用最壞的伙食，剝削抗活的體力。白萬里屯的白萬禮，種一百五六十垧地，雇六七個勞金，外加短工，他家常吃兩種

飯，勞金伙計吃的不如喂豬食，蘿蔔米麵還糝糠，他們自家吃的都是經常不斷的鷄魚和豬肉，白萬信不吃四條腿的，所以經常買魚和雞，每日吸大煙，扎煙針，看馬掌（紙牌）。4、尅扣工資。抗活的不准誤一天工，誤了閑工，須扣忙工，誤了忙工得按工作價或還二、三個閑工，因此有的雇工一年忙到頭，除了扣出的工資就所剩無幾了。5、拖欠工資。這是一種普遍的現象，許多地主，在雇工上工後（二月間），不馬上給工錢，要拖到開江，糧食價上漲，工人無吃的，買了地主的糧食，却不能按開江前的糧價，得按開江後的糧價。6、設賭抽頭。這也是比較普遍的現象。永安地主袁憲會，種地一六〇垧，三個大車十四匹牲口，雇工三十餘人，依仗他與佳木斯的翻譯官有關係，每逢下雨陰天，家裏就擺四、五場賭局，不願賭錢的勞金就受氣，被排斥，他說：『不會賭錢的就不要到我家門來』！賭錢的結果，常使勞金一年到頭淨光無二，反倒欠他的，有一勞金把兒子都輸給他了，一直到去年鬪爭袁憲會時，才把他解放出來。7、開小舖賣雜貨。凡勞金用東西，都從地主小舖買，甚至有所謂『活動小舖』的出現，在忙割忙割時，地主家的人，就把『應時零嘴』的東西，挑到地裏去，年青人都好吃，吃了東西一天就白幹了。8、強迫勞動。僞滿時地主都依靠其當屯長村長的地位，強迫窮人給他當雇工，工價極低，還不得不去，如不給他當長工，就得被抓去當勞工，因此地主階級就藉着政治上的統治勢力，榨取了無限的幾等於無代價的勞動力。

總之，由於地主階級實行了這種殘酷辦法統治雇工，所以東北的地主與雇工的關係，形成了農奴主與農奴的關係，使許多雇工，長期的無代價的在地主的土地上勞動着，即使雇工擺脫了這一地主的統治，也脫不出另外一個地主的手掌。地主階級也就在這個極端殘酷剝奪雇工的基礎上建立起所謂

「勤勞起家」的家業了。

(二) 對貧苦農民實行無限制的掠奪。地主階級依靠他政治上經濟上的勢力，對廣大的農民羣衆，實行殘酷的掠奪，以達到他集中土地集中財富的目的。地主掠奪農民的方法，是多種多樣的，主要的有下列的幾種：(1) 依靠土地壟斷，擄取農民的地租。悅來的主景吉臣，是一個一百八十晌地的大地主，他每日過着荒淫無恥的生活，嫌人蔘不好吃，得吃人蔘雞蛋（用人蔘喂小鷄生出的蛋），有兩個老婆，用兩個丫鬟，一個「小打」一個大侍候，共作威作福儼如一個封建大官僚。他的土地是完全出租的，租他的地須有一個條件，就是上打租，今年秋天須將明年的租子交齊。他的剝削是最利害，其辦法也最多。可見那種荒淫的生活，都是貧民的血汗了。(2) 高利貸的盤剝。高利貸的形式是多種多樣的：第一種是貸款，月利三分或五分，恰借到青黃不接的時候，如給不上錢，就變成糧，叫做「坐青」；第二種是借糧，春借一斗，秋還一斗半至二斗，如趕上年荒還不上，就得破家還債；第三種是「買青」，夏季是農民準備冬衣與解決吃糧最困難的時候，油房、燒鍋、糧棧、當舖，就趁着這個機會，買農民的「青」，收糧時又是大斗大秤，農民不知吃了多少虧。油房、燒鍋、當舖的老板又常常都是大地主，地主就靠這種剝削方法，掠奪了土地與糧食。所以從這點上看，上面這幾種「坐青」，「買青」，借糧按性質來說，完全是封建剝削，而其形式則以高利貸出現的；第四種形式是典當地、抵押地，農民只要上了這個套，不幾年的工夫，土地就滾到地主的手裏去了。(3) 剋扣配給品、變賣配給品，地主不出勞工少「出荷」，要窮人爲他們「措缺」，這也是地主剝削窮人最普遍的辦法。(4) 不平等的換工，貧僱農是很少畜力的，地主階級却抓住這一點，一個馬工

須頂三個人工，而且得在他自己的地種完之後，才能給貧僱農種。總之，受地主這種剝奪之後，農民便成了『半身不遂』，苟延殘喘的在地主的大樹底下半死不活的掙扎着。

地主階級是土地的壟斷者，在農村經濟上他佔着統治的地位，由這種經濟上的統治地位，便產生了他在政治上的統治地位。在舊中華民國時，地主階級掌握着政權與武裝，在地主的勢力下養着許多的狗腿子，這種以地主爲中心，形成的統治集團，便是封建統治集團；僞滿時，這種集團又依附於日本帝國主義，地主階級依靠敵人發家，與特務漢奸勾結在一起，形成了封建法西斯統治集團；『八一五』事變後，地主階級的統治集團拋開了日本後台，又與中國大地主大資本案統治集團結合在一起，企圖使中國永遠成爲地主階級統治的落後的中國。

地主階級統治集團的演變，首先用大地主張伯然這個典型來說明。他是順山堡的大地主，一千餘垧地，舊中國時，他當樺川自衛隊總隊長，是樺川的統治人物之一。僞滿時自衛大隊受民族浪潮的鼓舞，許多人要拉出去抗日，但他却不幹，甘願屈服於敵人，把自衛大隊編爲獨立營，他當營長，受于大頭指揮，爲敵人守駝腰子金礦。後來又當農會長，協和會長，道德會長，爲日本服務，是個忠實的走狗。『八一五』後，他又投了國民黨，在佳木斯國民黨市黨部當民政委員，與僞國民黨合江省主席吳漢濤接上了關係，但他却假裝『開明』，混進民主政府，以合法地位進行國民黨活動，企圖組織地下軍，破壞人民翻身。他和他的兒子張文恩，勾上了國民黨特務暗殺團任德祿，殺死了副市長孫西林同志，事後任德祿跑到順山堡，住張伯然家，數日後被我軍捉住時，張伯然還爲他庇護，任德祿出來嚇出了病，張文恩爲其抓藥醫治，十分孝順，可是他雖存心孝順，却沒有挽救了任德祿這條狗命。任

德祿死後，這幫暗殺團想到山裏找『柳子』（胡子），在四合山被我軍消滅。張文恩又勾結胡子『江海』，在屯裏派款兩萬和白麵糧米，並套了爬犁送到山裏的密營，以接濟他們所謂地下軍糧食子彈。另外是朱家園子的蘇文選，地一五〇地，僞滿當屯長及協和會主事，是該屯最兇惡的統治者，外號叫『蘇扒皮』。『八一五』後他兄弟參加王福隊，工作團到朱家園子，羣衆要鬪爭他，他就暗中將王福隊勾進園子，把農會長韓林捉起來！要槍斃，後來他怕惹出大亂子，便又把韓林保出來，叫韓林在大會上承認錯誤，再不要鬪爭他。以後工作團第二次到該村，他企圖嫁禍於人，把自己的房子燒了，反說是積極份子燒的。經鬪爭後，仍未低頭，現在還在破壞工作團，拉攏壞人，企圖組織『翻把』。再如大賚崗的顧老太太，老中華民國時她是佳木斯以西的統治者。在抗聯活動時期，曾假裝抗日，暗地裏却發抗日財，被日本逮捕後，他的大兒子當了特務，害殺了許多抗日幹部，他與其子也因此有功，取得日本子的信任，在日本人扶持下仍然是大賚崗的統治者。『八一五』後他又以抗日有功，假裝進步，鑽到民主政府裏，但他暗中却與土匪勾結襲擊紅軍，與大賚崗的地主勾結，企圖阻止工作團前往發動羣衆，想永遠保持她在屯裏的統治。

上面的材料，完全可以說明，地主階級在農村統治，是根深蒂固，有的則是『三朝元老』，在經濟上政治上思想上都有強固的基礎的，真是所謂『百足之蟲』『雖死而不殞的』。一年來對地主階級的打擊，是極其輕微的，其在經濟上政治上以及思想上的統治勢力，還沒有澈底被摧毀，因此地主階級『翻把』的活動是層出不窮的。悅來埠頭的賀小鬼，勾結了一批地主，收買了副會長兼自衛隊長，企圖顛覆農會，危害幹部；悅來逢年屯的那玉林，今春被起出四支槍，子彈數百發，他會企圖出去當

胡子，谷大屯的玉鳳鳴，過去被圍爭不澈底，現在他說：「再圍時，拿鋤刀也鋤死幾個：蘇家店八家子的趙喜，是個惡霸，過去沒圍倒，他利用自己的油房，要榮譽軍人當『好漢股』，最近他唆使榮譽軍人，把工作團及村幹部都打了（傷勢很重）。其次有些地主專門挑撥幹部關係，打擊積極份子，實行美人計，造謠生事，以達到他破壞農會的目的。最後還有些地主，假裝進步，假裝老實，假裝勞動，假裝窮，實行小恩小惠，甜言蜜語，企圖緩和農民對他的圍爭。這一切事實都說明農民要取得真正的澈底翻身，必須深入圍爭，澈底消滅地主階級，只有結束地主階級的幾千年的統治，廣大農民羣衆才能享受自由民主的生活。

編者：希望各縣對於地主階級有更好的與典型的調查。

七月八日

遼寧省富農調查

劉克明整理

在目前各地羣衆鬪爭漢奸惡霸地主的大浪潮中，一部份富農也變成了鬪爭對象，現在將各地羣衆鬪爭及工作團調查所提供的關於富農的材料，加以初步整理並綜合幾點意見供各地同志參考。

一 遼寧地區富農的特點

從土地租佃關係上來看，遼寧地區的富農基本上可分兩類：一類是以耕種自有土地爲主的富農，或叫自耕富農；一類是以耕種租入土地爲主的富農，或叫佃富農。自然有不少中間情況：只就租入土地來說，就有完全租入、大部租入、小部租入之分，自耕富農則常租出一部土地，有的則租入（好地）又租出（壞地遠地）。但按自耕與租入的比重，大體都可歸納如上述兩類。這兩類富農雖因所處土地租佃關係地位不同，因而有受地主剝削與不受地主剝削之分，但其基本的特點是一致的。

爲了更具體說明這些特點，從幾個縣的村屯調查材料抽出富農部份列表如下：

富農人口、耕地、畜力、僱工概況表

項 目	村 別	長馬	柳等	海白	東增	西惠
	數 字	白鹿 縣潭	河五 縣個 謝村 家堡	龍 家 堡 縣子	富福 縣屯	安民 縣屯
戶 數	總數	172	587	282	373	143
	富農	21	42	28	30	8
人 口 數	總數	766	2581	1182	1210	774
	富農	151	308	280	259	113
	平均每戶	7.2	7.3	10	8.4	14.8
耕種面積(畝)	總數	3870	14670	8522	9022	5474
	富農	1388	2690	4679	3390	1474
	平均每戶	66	87.8	163.5	113	184.5
畜力佔有	富農	26	132	87	63	34
	平均每戶	1.2	3.1	3.1	2.1	4.3
僱入長工	富農			47	47	11
	平均每戶			1.7	1.6	1.4
備 考	柳河五村爲謝家堡、大肚川、聯合堡、靖安屯、三合堡等五村。					

根據上表，在土地改革前遼寧地區富農大致有下列幾個特點：

在人口與勞動力方面：據上表，富農平均每戶從七日到十五日人，一般都較中農，貧農為多，如海龍白家堡子：富農每戶平均十人，中農每戶平均四·七人，貧農每戶平均四·二人，僱工每戶平均只二·六人。生活的富裕程度恰與家庭人口多少成正比。又如長白馬鹿溝村：富農平均每戶七·二人，中農平均每戶五·一人，貧農平均每戶四·八人，赤貧，僱工平均每戶只二·一人——結果相同。而且一般趨勢又是愈出山地，富農家庭人口也愈多。

正因人口多，勞動力因之也強。西安惠民屯富農的勞動力平均每戶竟達四個之多，一般富農也常有二個以上的勞動力。人口多，勞動力強，是富農生產特點之一，同時也是富農經濟發展條件之一。在耕種面積方面，富農不論自有或租入都擁有相當大的耕作面積。據上表少的平均每戶六七十畝，多的一百六七十畝。與中農，貧農比較起來，面積要大得多。如海龍白家堡子富農耕種面積平均每戶一六三畝半，中農平均每戶只五十畝強，而貧農平均每戶只十三畝多。

雖然比較起來面積是大的，但仍帶有某種程度的分散性：如東豐增福屯最大的富農耕種面積為二百五十畝；柳河包大橋最大的為二百畝；海龍白家堡子最大的為三百畝；西安惠民屯最大的為二五二畝。可見最大的富農耕種面積也不過二百到三百畝。

從自然條件上看來，似乎有這樣趨勢：愈進入山地，富農經營的面積愈小。山地好地少，集中經營不便恐是原因之一。

與耕種面積相適應的，是勞動力的僱傭。從上表可見僱長工數量與耕種面積大致適應，一般從

二、四人到一，七人，根據戶調查材料，僱人長工一人到二人的富農佔多數。

與土地同爲重要生產手段的是畜力。富農所以能耕種較大面積的土地，因他們掌握有強的畜力。據上表可見一般富農都佔有二至三頭牲口（有的多到五六頭），並每戶幾乎都有大車。擁有較多與較強的畜力並有大車，也成爲富農特點之一。

在遼寧地區，自耕富農與佃富農的比重究竟是怎樣呢？

根據柳河城廂區三十二村調查，富農共二五三戶，其中自耕富農一〇七戶，佃富一四六戶，比例數爲一〇〇比一三七；根據海龍中和區十三個村的調查，富農共爲三二〇戶，其中自耕富農一三五戶，佃富農一七五戶，比例數爲一〇〇比一三〇；根據東豐一面山六個村的調查，富農共爲一三九戶，其中自耕富農四十六戶，佃富九十八戶，自耕富農與佃富農之比例爲一〇〇比二三九。如將長白、臨江、通化以至東豐、西安等處個別村屯調查加以統計，並將東豐、海龍、柳河的調查計算進去，共八十三個村的統計，則自耕富農共計爲四三三戶，佃富農共計六四六戶，比例數爲一〇〇比一五〇（見下表）。

自耕富農與佃富農數量比較統計表

縣	村數	村名	自耕富農	佃富農	比例數
長白	4	十四道溝、西安屯、半截溝、馬鹿溝	28	30	
臨江	3	孫家堡、河東、三道溝	3	28	
通化	8	西江甸子、姚家屯、李家屯、臥金珠、白家屯、鹿圈子、八道溝、六道溝	32	42	
靖宇	3	河南村、雙河村、榆樹川村	36	31	
輝南	2	崗後屯、黃泥崗	3	14	
輯安	1	大川村	4	3	
西安	4	惠民屯、啓富屯、雙龍屯、萬平屯	18	43	
西豐	4	老營廠、劉家街、白石溝、營廠(南部落)	8	19	
清源	1	大林子	9	7	
開原	2	柞子溝、李家台屯	8	10	
柳河	32	城廂區(街區除外)	107	146	100 : 137
東豐	6	一面山區	41	98	100 : 239
海龍	13	中和區	135	175	100 : 130
	83		432	646	100 : 150

因此，在遼寧地區自耕富農少，佃富農多，佃富農佔富農數量一般從二分之一以上到三分之二，雖然有少數村由於土地佔有，土質肥沃程度等特殊條件佃富農特別發達或者少於自耕富農，但從全體來看，佃富農與自耕富農的比重，上述的平均比重大致是差不多的。

概括上述諸點，遼寧地區的富農情況及特點大致是：佃富農多於自耕富農，平均要佔二分之一以上到三分之二；富農的家庭，人口及勞動力都比中，貧農要多要強，平均七八口人到十幾口人，兩個以上的勞動力參加生產；租入或佔有相當大量的土地，從山地向外，富農經營規模逐漸增大，平均從六七十畝到一百六七十畝；除去僱入短工外，多數僱一個到二個長工；每戶都有二三頭以至更多的牲口，差不多每家都有大車，雖然大部富農要交租給地主，但依靠優越的生產條件，能保持較富裕的生活水平。

二 富農對土地改革的態度

上面只從經濟條件上來說明富農的特點，現在還需進一步從土地租佃關係上來考察一下富農的地位。

(一) 土地使用在富農手中有相當程度的集中性。

就以第一節所提到的幾個縣的村屯調查為例：
長白馬鹿溝村總耕種面積：三八七〇畝

富農耕種：一三八八畝，佔百分之三十五·九；

柳河謝家堡五個村總耕種面積：一四六七〇畝

富農耕種：三六九〇畝，佔百分之二五·二；

海龍白家堡子、燒鍋街、張家油房三個村總耕種面積：二〇〇六二畝

富農耕種：八八六一畝，佔百分之四十四·二；

東豐一面山六個村總耕種面積：四七四三八畝

富農耕種：一四六一六畝，佔百分之三〇·八；

西安惠民屯總耕種面積：五四七四·二畝

富農耕種：一四七三·九畝，佔百分之二十七。

富農耕種佔總耕種面積從四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富農個體經營的集中性不大，但土地使用在富農全體說來，却有相當程度的集中性。

這種相當程度的集中性由何產生的呢？

(二) 大量土地的租入是富農使用土地的相當程度集中性的基礎。

由於佃富農一般要較自耕富農為多，一般說來，佃富的經營規模又較自耕富農為大，因此，在整個富農耕種面積說來，與地主發生關係的部份很大，就是說，大部份的土地是從地主手中租來的。以柳河謝家堡等五村為例：富農共耕種三六九〇畝，租入就有三二一二畝，佔百分之八十七；以東豐一面山六個村為例：富農共耕種一四六一六畝，租入就有一一八五九畝，佔百分之八十一·二。就以自

耕富農與佃富農戶數差不多的海龍燒鍋街（自富七戶、佃富八戶）爲例：富農全部耕種面積爲一九四二畝，租入者爲一四三二畝，佔百分之七十三·七。租入仍然佔有很大比重。

這樣，富農首先是其中的佃富農部份，所以能够耕種較大面積的土地，是以封建的土地所有制爲基礎的。地主選擇了生產條件好的佃戶把土地較集中租出，對於地主說來能保證地租收入；對於佃富農說來，則經營的利益較大——在這裏，佃富農與地主的利益有着一致性。

但這還僅從土地使用的「量」的方面來看的，如再從土地使用的「質」的方面來看，則更會看到佃富農與地主經濟聯系的密切性。

（三）好地使用是集中在富農手中的。

富農租種的地不但量多而且質好，以海龍白家堡子爲例：水、平地耕種面積共有六四〇三·四畝，佃富農租種的水、平地就達三一六九畝，佔百分之四九·五，即差不多一半好地由於租入關係而掌握在富農手裏；以西安惠民屯爲例：平地耕種面積共有二八二三·二畝，八家佃富農就租入平地一二一一·八畝，佔全部平地百分之四十三，即將近一半好地由於租入關係掌握在佃富農手裏。

從地主租出好地的分配數上看來，問題就更明顯。如西安惠民屯地主共有平地二六五二·六畝，佔全村平地百分之九十六，即差不多好地都掌握在地主手裏，八家佃富農就從地主手中租出一千二百多畝平地，再加地主自種一部份，地主所餘好地分租給貧、中農的就爲數不多了。假如平地再細分爲上平、下平等，則地主所有上等平地一九一八·八畝，除自己耕種一部份外，一六五一畝分租給富農、中農、貧農，八家佃富就租一〇六八·八畝，佔地主租出上等平地百分之六十五；二十六家中農

只租到四〇四畝，佔百分之二四·四；四十六家佃貧農則只租到一六九·六畝，佔百分之十多一點。租出的土地愈好，集中在佃富手中的百分比也就愈大，這是地主租出土地與佃富經營的一般規律。

(四) 在外地主多而大的條件下，一部份佃富農成爲『代東』，實際即爲二地主，一種形式佃富農從地主手中租來大塊地，自種大部好地，把壞地轉租給貧苦農民，但收同樣租額；一種形式是外地主將大塊土地交佃富農代管，由佃富經手向各佃戶要租子，地主給佃富好處，如租子輕，地主白送一些地不納租子，周圍墾荒不拿租等等。

在這種情況下，佃富農就成爲地主經濟統治的代理人。

更一般的情況是：佃富農雖租入大部是好地，但因在『東家』面前有較高的租地信用，佃戶與地主又常是『老東』『老戶』，租額比較起來常是低的。如西安惠民屯一帶，好地一垧產量將近八石糧，佃富租種只要三石租或更少。而壞地、黃土崗地（大抵爲貧農、中農租去）租額都是對半，而且穀草等也要對半分。這一帶的窮戶因這種殘酷的壓榨，都種不長，因此形成佃貧農新戶多，老戶少，流動性大。

(五) 土地改革既然要澈底消滅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並高度滿足基本羣衆的土地要求，對於封建制度聯繫非常密切的舊富農經濟，其必然結果是：

甲、耕種面積大爲縮小；

乙、好地的使用權大部被剝奪，因在滿足基本羣衆要求的前提下，好地必須首先分給貧僱農；

丙、「代東」、輕租等特殊好處，也都隨封建所有制度的消滅而消失。

因此，土地改革對於舊的富農經濟，一般說來是要削弱的。即便對於佃富農，它承受地主剝削，與地主有矛盾，但它也取得了更多的好處，在維持現狀與土地改革二者比較起來，佃富農一般是趨向於保持現狀而不贊成土地改革的。

(六)在佃富農中隨着佃富大小程度不同，土地改革對於他的削弱情況也有不同。對於大富農說來要大大削弱，對中小富農，特別是小富農，他們既不能享有「代東」等特權，耕種面積的縮小及好地使用轉移對於他們影響也不是嚴重的，同時他們又可分到地，雖分得地較少，或好地大大減少了，但以後也不納租了——雖然不能說因此就贊成土地改革，但他們的態度與大富農堅決不贊成土地改革的態度還是有區別的。

三 富農的封建性剝削

富農不但與地主封建土地所有制度有着聯系，而且在農村中對其他階層農民的剝削帶有濃厚封建性。其中一部份則與地主聯系非常密切，對農民的封建剝削是非常嚴重的。

富農兼二地主（代東），對於地主是經濟上的依賴與聯系，對於農民則是一種殘酷的剝削關係。

如「代東」租入大塊地，好地留下自種，壞地租出去，但還要同樣租額，實際就是一種剝削；「代東」無理加租，租子漲落憑「代東」的話，數年「代東」向地主主要求減租，但對農民却絕對不減；代

管地收租看糧食情況決定用斗用秤，而且用大斗大秤；『代東』召窮人開荒，一二年就趕走，變成收租地等等。這部份作『代東』的富農，對地主異常忠實，對農民的剝削則異常苛刻。

除去對農民的土地剝削外，因富農有餘糧餘錢，放高利貸可算是較普遍的對一般貧苦農民的剝削形式。通常的形式為放糧與放錢，有的大富農單往外放糧就到三四十石糧。利率是驚人的，如東豐一個村調查，富農放糧為春借秋還，春借二斗，秋還三斗至四斗，而且還要找保；放錢春借秋還從四、五分以至『大加一』的利息；輝南撫民屯一個青份借糧借錢調查：經二地東（富農）手借來或二地東墊借的項目就有：麥籽、劃地放麥、一遍劃地借錢、二遍劃地借錢、青份油鹽借錢、青份吃糧、放糧等，期間一般為五個月，最多至七個月，少到四個月，這樣短促期限，只利錢折價就已超過原本！

富農還可用牲口剝削農民。一種方法是出租牲口，東豐增福屯一牛種一垧地要一石糧甚至更多。一種是換工，富農二馬一人，一天要換五至六個工，而據農民談，一般四個工就夠了。

富農對僱工的剝削也帶有濃厚的封建性。

富農對僱工進行極強度的剝削。東北農忙期天長夜短，再加上緊催，每天經常是十幾個小時的勞動。除地裏活以外，額外的勞動非常多，什麼活都得幹，那裏活重那裏去，陰天下雨也有活幹，從過年二月到冬臘月，等於把整個身子都賣給東家，所謂『抗活是死身子』。有病誤工，工錢按當時工價扣，有的富農用預支、賭錢、引誘等辦法把僱工的工資再騙回去，使僱工不得不長年給東家奴役下去，至於生活上的苛待更是普通的事情。

至於『撈青』的『裏青』除地裏活外，常都規定要給東家打一個月柴（或打多少柴），規定給東

家侍弄菜地（名義是大家吃），這些規定都是額外的勞動，其封建性就更顯明了。

富農經濟雖然都一般帶有濃厚的封建剝削，但它的基本性質却與封建地主經濟有着基本區別，富農不但使用僱傭勞動而且自身也參加勞動。只是其中一部份因為與地主的封建所有制度結合非常密切，同時本身更進行非常嚴重的封建剝削（『代東』、放高利、非理剝削僱工等等），因而形成與基本羣衆的尖銳對立，在此情況下羣衆對一部份封建剝削非常嚴重的富農進行清算，其性質也仍是反對封建的鬭爭。

四 一部份富農與敵僞政治統治結合

（一）一部份富農與敵僞的下層統治結合。

請看下列材料：

長白 船臥子村：佃富大戶中四戶爲僞村牌長；

十二道溝村：富農八戶中四戶爲僞警、僞牌長；

安樂屯：富農五戶中三戶爲僞屯牌長、僞警。

海龍 自家堡子：富農二十八戶，其中僞屯、牌長、僞警察十三戶，十三戶中大佃富就佔十戶。

東豐 六合屯：富農十二戶中僞牌甲長八戶，八戶中七戶是大富農。

西安 惠民屯：富農八戶中僞牌長五戶，五戶中四戶是大富農。

這些數字說明：富農約有一半左右通過各種方式與敵偽統治結合；其次，大富農的大部份是與敵偽統治結合的；最後，一部份富農與敵偽結合的特點，是他們並不能盤踞高位，但却在敵偽下層統治機構中取得相當的統治地位，在地主不在的村屯中，他們就幾乎包辦了屯、牌長這一類位置。而這類位置正是敵偽在農村中統治與壓榨羣衆基層的權力組織，因此這一部份富農就利用這種地位來鞏固與發展自己的經濟，採用下列辦法來剝削與壓迫羣衆：

一類辦法是利用政治地位把僞滿的一切負擔、苛雜都轉嫁給窮戶去負擔。如出荷糧大戶可少出，其餘攤給別的戶；不出勞工，以至抓別人頂名；一切攤派花銷都少納，官車官馬都不出，這樣就使這部份富農有更多的積累財富的機會。

其次是利用僞滿的統治機構逼迫僱工爲他們幹活，並少給工資，僱工所以寧可少拿工錢，忍受他們壓榨，因爲在這類富農家幹活可不被捉勞工，如東豐增福屯遲河令給牌長（富農）幹活，幹了幾月吃不消不幹了，馬上就被送勞工，就是一例。

最後是與敵偽結合進行放高利貸、剋扣、貪污、壓榨羣衆，僞滿的扶植大農的經濟政策給了他們以很大便利。如『興農貸款』，窮戶只能貸到三五十元，富農則因爲種地多，可多到千、八百元，借來一分五利息，轉借給貧農就要用五六分甚至『大加一』的利，配給東西他們多領，配給牲口也其他們能領到，『官家』好地他們『有門子』可投標多種；他們與警察勾結，開小燒鍋、開粉房、開油房，小秤出，大秤進，貨物摻假，藉此發財。

正是由於採用這些手段，這一批富農鞏固與發展了自己的經濟地位，這也正是爲什麼大佃富多與

敵偽統治結合的山來，它們就成爲農村中封建地主統治的實際代理人。

五 富農的幾種情況與富農的人口比重問題

根據上面的材料，富農基本上可分下列三種情況：

(一) 奸霸富農：

這種富農一方面掌握着下層統治機構，利用政治地位來剝削與壓迫羣衆，一方面又與地主密切聯系，或享特權，或作『代東』，或放高利，對羣衆進行種種封建性剝削與壓迫，這一類富農如：海龍白家堡子黃平安，二十三口人，自有六十畝平地，又租入二百四十畝平地，有五個牲口僱兩個長工。僞滿黃的兒子當僱員，外號『黃扒皮』，三兒子當村兵，後來成立自衛隊，又當團長，與郭村長有親戚，依靠這個靠山，各種攤派花銷都少納，出荷糧少出，餘下糧食私賣賺錢；不出勞工，並設法派到別人頭上去；僱工給他幹活不出勞工，少給工資，僱工不敢計較；給大地主王文朗當『代東』。地周圍有不少河套荒地，叫窮人刨出來，只許種二年，到期就趕走收租，『放牲口故意叫往周圍窮戶地裏放，毀了別人許多莊稼，蔣軍來時，除原有僞滿作事的仍爲蔣政權服務外，又添了一個姪子在村當僱員，『人有人，財有財，勢有勢』，無人敢惹。

這種富農背靠敵偽勢力與地主階級來壓迫與剝削羣衆，在經濟上多爲大富農，他們堅決不贊成土地改革。在蔣軍侵佔期間，這些富農大抵反動，繼續充任蔣特統治爪牙（從屯長、牌長以至清剿隊）。

保安隊、警察、村僱員等），並進行倒算。奸霸富農都是爲羣衆所共恨，在政治上是反動的，在經濟上又有滿足羣衆要求的物質條件。因此，對這部份富農應堅決打擊。

但對富農單從政治上的形式標誌（如當僞牌長僱員或蔣軍來時作些小事等等）並不能就決定是否奸霸富農，因爲實際上有的牌長並無顯著的衆所痛恨的劣跡。因此，重要的不在政治上的形式標誌，却在於他們如何利用政治地位壓迫與剝削羣衆。凡是幹過僞事與敵僞稍有聯系即劃入奸霸富農，是不妥當的。

（二）封建剝削非常嚴重的富農：

這一部份富農政治劣跡不多，主要却在對農民封建剝削上（大量放高利，『代東』加租，苛待僱工；）非常嚴重。他與奸霸富農不同，因爲與敵僞沒有直接而密切的結合，這一類富農如：海龍白家堡子王智，五口人，自有平地一百五十畝，二廂房，僱兩個長工，養兩個牲口。在僞滿雖沒有人作事，但因有錢，可花錢聯絡，如有的僱員下鄉到他家買柴草不要錢，藉此與僱員等來往，出荷糧雖照數納，但『報恩出荷』別戶出糧由他們頂名，領好配給品。對僱工特別苛毒，從早到晚陰天下雨都不得閒，經常叱罵，大陣大斗進，小陣小斗出，還嫌斗大再加上一塊板。平常很少買人家東西，怕吃虧。

這種富農雖然與敵僞有某種聯繫，但却絕不能把它們也當成『奸霸富農』。但他與一般富農的帶有封建性又不同，而是封建剝削特別嚴重。

因此，對這部份富農應當是削弱，鬭爭方式上與奸霸富農也應有所不同。

(三) 富農另一部份的情況是：政治上無地位，甚至受排擠、受氣，經濟上多爲小富農，有的欠債，一部份是勤勞起家，剝削關係很短，一部份因勞力弱，要僱工；一部份雖肯幹賣力氣，因政治經濟無地位，一直不得發展。這一類富農如海龍白家堡子張有昌，三口人，勞力不強，僱一人，有一馬、一牛、一大車。種十四垧地，地雖不少，在富農中比起來是個三等戶，去了勞金、租，就不剩什麼了。人勤勞肯幹，老實，受氣。

土地改革對於這部份佃富農損失不大，因之，他們不是堅決不贊成土地改革的。

根據富農這幾種情況，可見對富農是不能一律對待的，特別由於富農人口在整個農村人口中佔有不小的比重，因之對富農的政策更須慎重。

下面是由各縣的個別村或地區調查製成的富農人口比重比較表：

各縣富農佔人口比重比較表

項 目 縣 別	村 數	戶 數			人 口 數		
		總	富農	百分比	總	富農	百分比
長 白	十四道溝 西安村 半截溝 馬鹿溝	1008	58	5.8	4651	413	8.9
靖 宇	河南村	1663	53	3.2	6192	350	5.7
通 化	西江甸子 等五村	502	35	7	3035	383	12.6
柳 河	城廂區三 十二個村	3662	253	7	14581	1812	12.4
東 豐	一面山區 六個村	1661	139	8.4	7558	1219	16.2
海 龍	中和區十 三個村	2593	310	12	11752	2177	18.5
西 安	惠民屯 啓富屯 雙龍屯	443	46	10.4	2247	420	18.7

從上表可看出：山地村的情況是相類似的，如長白、靖宇等地富農佔人口比重只不過百分之六至九。愈出山地，富農佔人口的比重就愈大，如東豐、海龍、西安等地一般均在百分之十七八左右，將近百分之二十。

因此，特別在新收復區，富農的人口比重相當大的情況下，對富農的政策更應謹慎掌握。

六 鬥爭富農與牲口問題

我們已知道富農的畜力強，這是富農特點之一，但在整個畜力佔有上比重如何呢？與地主比較又如何呢？能否不動富農的牲口就能滿足基本羣衆的耕種土地要求呢？

下面是幾個地方富農與地主佔有畜力的比較表：

富農與地主畜力佔有比較表

縣 村	項 別 數 目	畜 力 佔 有				
		總 數	地 主		富 農	
			實 數	百 分 比	實 數	百 分 比
長白馬鹿溝	70	12	17	20	42.8	
柳河城廂區(街區 除外)	2589	364	14	715	27.6	
海龍白家堡子、燒 鍋街、張家油房三 村	446	76	17	205	46	
東豐一面山區六個 村	1087	92	8.6	317	29.2	

從這表中可見地主佔有畜力與富農比較是相差不少的。在遼寧地區經營地主很少，封建地主多，他們依靠吃租，因此多不養牲口。特別在外地主多的地區，牲口掌握在富農手裏的就更多。

更值得注意的是富農的牲口在質量上又是強的。以牛、馬、騾、驢分開來看，富農的牲口主要爲騾、馬（山地外，驢則很少。而且喂得好，長得肥壯，幹起活來頂事。中農貧農則牛、驢多，牲口不

少是瞎、跛、瘦弱的。

農民翻身不但要取得土地，而且要取得進行生產的另一主要手段——畜力。要想解決這問題，單只從地主手中是解決不了的，特別在外地主多，本地主少而小的情況下，必須從富農手中取得一部份牲口，才能解決問題。

東北地主富農研究

著作者 李爾重 富振聲等

出版者 東北書店

總店 哈爾濱道裏地段街
分店 佳木斯 齊齊哈爾 牡丹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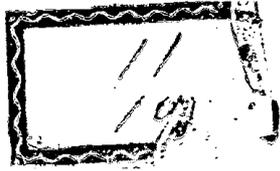
延吉 北安 通化 赤峰

經售者 各地東北書店支店
及東北書店分銷處

印刷者 東北日報二廠

每冊定價 三元二角

國民卅六年十二月月初版，10000冊



研究農富地主地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初版 佳.10000.

定價: 320元